

灯笼

伊拉塞克 著

杨乐云 孔柔 译

灯　　籠

〔捷克〕伊拉塞克著

楊乐云　孔　柔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人　物

年輕的郡主

陪臣

总管

磨坊主

他的外祖母

哈妮契卡

藤依切克——助理教师

勃拉哈——磨坊帮工

齐瑪
賽特柯 }——乐师
克拉賽克

克拉斯柯娃——克拉賽克之妻

米哈尔 }——水鬼
伊万

弗朗荚先生

槍兵

伺——仆人

侍女

克娄西尔卡 }——村长
伏特魯巴

爵府的官員、教区神父、村长、獻花女、鴞鬼、林中仙女

地　点

磨坊、爵府、树林、林中别墅

第一幕

一間小屋子，一根根木头垒成的墙壁，刷着白垩粉，暗黑的頂棚是用剝光了皮的树干架起來的。背后一扇門通向过道，左門通磨坊，在靠近門那个屋角里有一炉灶，炕边有一座深綠色的火炉。右角一張桌子，桌旁靠墻放着几把靠背椅子。桌子的上方，墙角里有一只摆书和文件的小雕花柜。右門通內室。窗戶敞着。这是夏天，太阳落山以后。

第一場

磨坊主、外祖母

磨坊主　（坐在桌边的椅子上，在一本古老的編年史①的加頁上书写着。他忽然停住笔，望着通內室的門，站起身来，把門打开一点）姥姥，您在嗎？

外祖母　（在內）在这儿哪，有事嗎？

磨坊主　請您来一下——（回到桌边，坐下，又拿起笔来。）

外祖母　（自內室上，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婆，白发蒼蒼）有什么事儿嗎，孩子，什么事儿？

---

① 捷克旧时家庭里的大事記。——譯者注。

磨坊主　您来給我講講吧。我正把您常說的那个古老的預言記載到編年史里去呢，記上一笔将来好看看。我正写到（看着书，似乎要照着写下的念出来的样子）那場战爭，写到北方的民族侵入咱們的国土。現在——（抬起头来对着外祖母）姥姥，現在怎么样呢？西比拉的預言是怎么說的——

外祖母　他說將有一場可怕的战爭（沉思地注視着前面，語气严肃，但并不帶有預言家那种攝人心弦的声調）。

磨坊主　（写着）

外祖母　才可怕哪，搖籃里也都淌滿了鮮血，年輕人象老年人似的叹息，不求生，但求死，尤其是平民百姓。可是，日子到了最倒楣的当口，老天爷就发了慈悲，西比拉这么說，盲少年也这么說。于是，兩軍分列在勃拉尼克和納切拉德之間，于是就打起来啦。他們交鋒十二天，第十三天救兵开到，率領这軍队的是圣瓦茨拉夫，騎了一匹白馬。（稍停，然后俯向仍在书写的磨坊主，声調比較溫和了些）写上吧，写上吧，將来好让受苦受难的人念到它，得点安慰。（等待。）

磨坊主　（写着，然后住笔）成了——

外祖母　还有什么嗎？

磨坊主　目前就是这些，姥姥，我只写关于这次战爭的事儿。

外祖母　（微笑着）随便你，随便你。哦，我要去干自己的

活儿啦。（从通内室的門下。）

磨坊主 （把写好的编年史又从头看了一遍，翻着书頁。）

第二場

槍兵、 勃拉哈、 磨坊主

槍兵 （从通过道的門迈进）

勃拉哈 （穿着皮圍裙，在同一时刻从通磨房的門上）您找誰？

槍兵 （神气活現地）找这里的磨坊老板。

磨坊主 什么事？

槍兵 給爵府傳諭来啦。

勃拉哈 （諷刺地）傳諭——

磨坊主 傳給誰？

槍兵 給您，磨坊老板，总管大人下的。

磨坊主 下諭給我？总管的？在这座磨坊里，他的命令不生效，这里不是农戶，也不是佃奴，劳役威胁不着。这儿的主人是我自己。

槍兵 喏，可是我既沒有提劳役，也沒有提义务、菩提树和您的官司呀。什么也沒提，不过（猝然地）領主，新接位的郡主就要来啦，驛馬已經到啦。

磨坊主 哼，来就来吧。

槍兵 这是她头一次上这儿来，在这片产业上，她还哪儿都沒到过呢，所以，她要把整个領地巡視一下。她已

經到过六个地方，六块領地了；（扳着手指計算）伏尔柯夫去过了，利玻西朵、斯伏依辛、迺德拉齐朵、拉壤内都去过啦，現在，到了勃謝左維朵，从勃謝左維朵就上咱們洛霍伐来啦。因此，总管大人正在东奔西跑，他想在这儿搞个特别隆重的欢迎会。告示正在滿天飞呢。給我的命令就是要您，磨坊老板，在欢迎大会上騎着馬到爵府去，馬儿周身挂滿鮮花、綵带，就那么喜气洋洋的，您带領着农戶們，他們也都騎着馬。您去欢迎郡主夫人——

磨坊主　（打断他）我不去欢迎，因为我哪儿也不去。我还欢迎哪，庆祝哪，就为了上头要夺我的菩提树，我的权利。

枪兵　（惊愕）哦！但是命令說——（想起来）。这是头一道命令。

磨坊主　（諷刺地）难道还有第二道？

枪兵　还有，第二道命令是要你們磨坊里收养的这位姑娘——

勃拉哈　（震惊）

枪兵　去当献花女；有很多献花女要去哪，一大群哪，这里的这位姑娘——

磨坊主　她也哪儿都不去。

勃拉哈　不去，哪儿都不去。

枪兵　（趾高气揚地对勃拉哈）干您什么事——您住嘴！

勃拉哈　我？在这件事上我也有权說句話，告訴您吧。哈妮契卡是我的，至少有一点儿理由說是我的。是我把她撿来的，您知道嗎——我打完仗回家的时候，那場倒楣的战爭，我可是眞上了火綫，不象有些人似的只靠着火炉子坐坐，我还受了伤哪，您知道嗎，您这个傳令兵。傍晚在曠野里，我正拐着腿走着，忽然瞧見她，在大路旁边的沟壑里。那是秋天，天快黑了，才下过雨，阴凄凄的，烏云在飞騰，风呼呼地刮着，刮得連我的外衣都快給卷掉了。小姑娘在沟里；身子捲縮在一起，冷得发抖。誰也沒理睬她。老爷們乘車从她身边走过去了，凱旋的将軍們，軍官們和軍队也从她身边走过去了，可是誰也沒有管她。他們光对着她指指点点，还做做鬼臉呢。这些个外国鬼子！本乡人也在她身边走过去啦，他們在逃难，他們祈禱着，哭泣着，因为他們只顧哭，只顧禱告，都沒有发現她；沒有人管她，这样，我就收下了她。当时，我自己几乎都走不动了，可是我还是把她当作一只被狂风抛出窩的小鳥儿一样撿起来了。

磨坊主　勃拉哈，跟他說这些个干什么？

勃拉哈　好討他曉得曉得，我有权利管她的事，我——我——

磨坊主　（对枪兵）我的話完了。

枪兵　我就这样回报总管大人嗎？那道命令呢——

磨坊主 （不理睬，轉过身去对勃拉哈）修理活干得怎么样了？

勃拉哈 我正是为这个来的。

枪兵 （插口）那就是說，磨坊老板——

磨坊主 （背向着他，跟勃拉哈說話）輪子轉起来了嗎？

勃拉哈 样样都好了。

枪兵 （声音提高了一些）那末——

磨坊主 （不睬）勃拉哈，咱們一块儿上磨房去。

枪兵 那末我，这就算啦？命令这就算啦？（猝然威胁地）可是，还有那盞灯籠哪！等到灯籠的命令一下来，您就服貼了，会乖乖地听話，象佃戶一样。会这样的！（急步下。）

勃拉哈 （在他后面威胁）你这个傳令兵，你这个雾迷了头的家伙——

第三場

磨坊主、勃拉哈

磨坊主 让他去吧。可是修理活您得赶快点。

勃拉哈 这也叫我生气啦。雾迷了头的——

磨坊主 那又是誰——

勃拉哈 就是那个散工唄。临走时上我这儿来啦，忽然惹事生非地問我一滴儿酒能不能叫我的眼睛亮了。蠢东西，我說，当然会使我的眼睛亮啦。可是这个地

方（指指前額）却是再清楚不过了，一点儿也不迷糊，舌头也不打結，我可不象你那样胡言乱語，你这个小工。我就这样揭了他的皮。他居然怪起我喝酒来了！您懂得，老板，要沒有那么几滴儿，就沒有明亮的眼睛，沒有中用的手。可是，只要来上儿滴儿把我暖和起来。哦，幸福的眼睛，幸福的手啊，斧头一砍下去，活儿就象从模子里倒出来的。

第四場

外祖母、 前場人物

外祖母 （从內室上；右手拿着一个陶泥小盘子，向通过道的門走去。）

磨坊主 您上哪儿，姥姥？

外祖母 到走廊那儿，露台上去。这个（指指盘子）。你不知道嗎？今天是礼拜四，太阳落山以后。

磨坊主 哦，去祭家神啦。

外祖母 为了保佑咱們全家平平安安的。你們是不会記得的。

磨坊主 哈妮契卡会記得的。可是她上哪儿去了——

外祖母 到山坡上采花儿香草去啦。

磨坊主 （微笑）又会带那么一大堆回来的——

外祖母 准又是一个百里香的花环儿。那一个（指指墙上編年史上头挂的花环）也是她給你挂在这儿的。哦，我得

走了。（从通过道的門下。）

第五場

磨坊主、勃拉哈

勃拉哈　老板，您得小心哈妮契卡！

磨坊主　为什么？为了总管的命令嗎？

勃拉哈　不是为这个，是水鬼老爷。这晌水鬼老在周圍走动，老是，整宿的。老师傅也这么說来着，整宿的打圈子，就为了追哈妮契卡。它唉声叹气、哼哼唧唧的，苦苦哀求，哭哭啼啼；昨儿晚上哭了一整宿哪。

磨坊主　多余的担心。

勃拉哈　它会在磨房里报复的——

磨坊主　所以，我得赶走它。

勃拉哈　給我来根棕繩，我要亲自打埋伏，等着这个鬼家伙。这可是关系着哈妮契卡哪，等我逮住了它，把它綁在火炉子上，狠狠地把它烤干，抽一頓，往后它就老实啦，什么活儿都干啦。

磨坊主　（微笑）烤干它，沒有那么几滴儿，就沒有了力量。这跟您一个样儿，勃拉哈，是不是？走吧。（迈进磨房。）

勃拉哈　您只管笑好了！但愿您不后悔。（随磨坊主下。）

第六場

哈妮契卡

哈妮契卡 （在过道里唱）

爱情啊，亲爱的爱情，

（从开着的門走进，歌声放低了。一进門就脫了木屐，放在門槛边。衣襟里装满了香草和鮮花。）

人們在哪里可以把你找着——

在花园里你旣不生长，

在田野里也不种植。

（停住，环顾四周，看到翻开的編年史，迅速地走过去，瞧了一下，然后将衣兜里的鮮花倒在火炉旁边的凳子上，撿出一把百里香，一枝枝地分夹在編年史的书頁里。）把百里香好好地擱在編年史里——（沉思地开始唱起来，一面摘下墻上的花环。）

一斧头砍下去，

木头叹了气——

过道里傳出小提琴的声音，伴着她的歌。

哈妮契卡 （头也不回地継續歌唱，把新编的百里香花环挂在墻上，代替了旧的。）

二斧头砍下去，

鮮血涌出来——

第七場

薩依切克、哈妮契卡

薩依切克　（拉着提琴从过道里上，站在門檻边，継續伴奏。）

哈妮契卡　（唱）

三斧头砍下去，

木头开了膛——

（突然停止歌唱，回过身来对薩依切克，愉快地）好极啦。

薩依切克　（走近她）我在外面一听見你唱，哈妮契卡，就忍不住要闖进来；提琴一下子就到了下巴底下啦，彷佛有誰把它塞到那儿似的，琴弓也上了手。听見你唱歌我实在高兴。就是你只这样說說話儿，我也爱听。道妮契卡还說过，你講話溫柔呢。在你身边我就感到暢快，相信嗎，我感到有了勇气，愁云就消散啦。你——你是——（輕輕地拍拍她的肩膀）天呵，哈妮契卡，我怎么說好呢——你象我的小妹妹——象花朵一样可爱——

哈妮契卡　您說什么愁云呀，有什么事儿叫您煩恼了嗎——

薩依切克　喔，亲爱的哈妮契卡，你眞不知道呵！你算算看，我当助理教师已經八个年头啦，八个年头了，我多么希望能够升做正式教师，好让我最亲爱的道妮

契卡不必再苦等着，好让我們俩結了婚。八个年头，哈妮契卡，当个助理教师！几乎沒有一点薪金，得到的，只是給人家拉琴道喜换来的一点儿錢。要光是一个学校那倒也罢了！可是两个学校哪。从这个学校跑到那个学校，要穿过田野，翻过山坡，不管下雨或是大风大雪的日子。头上頂着两位校长。但是，比两位校长，比下雨，比雷电交加更糟糕的是两位校长太太，一个比一个更厉害。这位太太老是要我劈木柴，提水，另一位老是要我抱孩子。我在田野里过夜，在农民家里輪流着吃飯。这是活地獄，亲爱的哈妮契卡，活地獄，要不是眞地獄的話。我把这一切統統都給写下来啦，編好了，做成了一首韵文。

哈妮契卡　那为什么呢，写給誰的？

薩依切克　給領主，新的領主，就是新嗣位的郡主夫人呀。我是来告訴你的，她就要来啦。这是她头一趟上咱們这儿来，跟她一块来的有首席大臣。

哈妮契卡　那是什么人？

薩依切克　是宮廷上最高的大臣；据說可以左右郡主哪。总管忙着举行一次盛大的欢迎会——而我——（低声，机密地）是欢迎会上的乐师，到爵府里去拉卡薩采曲。郡主来的时候，我們就漂漂亮亮地那么奏起来，你知道，我，賽特柯，齐瑪和克拉賽克。克拉賽克已經来找过我啦，可是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說，我請求你。

哈妮契卡　那首韵文——請求书——

薩依切克　卡薩采曲奏完以后，我就恭恭敬敬地把它遞上去。在請求书里，我一五一十地都說明白啦，我是一名助理教师，同时又是第一管木簫手，又是拉弦琴的，吹圓号的，拉大提琴的，除此之外，还是一个管风琴手，一个小作品的作曲家——（忽然放下提琴，在口袋里摸索，抽出一張紙来）你瞧，这就是，你听听我給郡主夫人写了些什么来。（念）

只要你記得，我是你的一只咯咯叫的老母鷄。
它有八十二只小雛鷄，
在洛霍維采有三十四只，
还有四十八只在布柯維采的窩里，
三天我在洛霍維采孵，
另外三天要在布柯維采栖息，
就連夜晚也不得休憩，
我脚似穿梭，常在三更半夜里——

哈妮契卡　您想这样子的請求有什么用嗎？

薩依切克　唔，只要苦苦哀求，岩石也会軟化的。（念）

象小鷄儿相信自己的母亲一样，
我也信賴仁慈的郡主夫人。
对尊貴的最高当局，
我一向謙卑而唯命是遵。
我生在勒霍达，薩依切克·約瑟夫是我的姓名，

家住在耶斯特莎勃山村。

深夜里，在布柯維采我把这些来写下，

一面細想着自己的貧困。

时値六月三十日，

窗外有明月一輪。

哈妮契卡　（听完后，显得很悒郁，严肃地瞧着薩依切克。）

薩依切克　（吃惊）我的天，哈妮契卡，你一句話也不說，就这个样子瞧着我嗎？

哈妮契卡　我可怜您，这样低三下四的。

薩依切克　沒法子呀！你想想看，你只要想想看，哈妮契卡，在城市里有的是教师的位置，我要是得到了这样的位置，就可以同时当上圣乐队的队长啦！你想想我就可以坐在教区祇拜堂的管风琴跟前，就可以指揮唱詩班，我的天呵，这是怎样的快乐呵！我还会得到点儿錢，得到丰厚的束脩、津貼、多少斤的木柴，組織圣誕节的頌歌队，神父还会送我錢哪。这样我就馬上可以和道妮契卡結婚啦，馬上，你想想看！过了些时候我还会置上架鋼琴。天呵，这是怎样的生活！因此，我才写了这份請求书，因此，我才那么低三下四的。唉，多少次我不得不这样做，却都毫无結果！我对什么人，什么样的老家伙都折过腰！唔，我心里想，有什么法子呢，怎么办呢。我心灵里另有安慰，也就忘記了他們愚蠢的驕傲了，特别是当我彈奏音

乐的时候，当音乐使我心神飘飘然的当儿，我的內心就感到满足，仿佛心情欣然开朗起来。即使我不奏音乐，只在黃昏或深夜里坐着，听到美妙的音乐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毫无疑問地我听得見，在心灵里，头脑里，一种奇妙的、美丽的——你明白我嗎——

哈妮契卡　我明白。

薩依切克　（激动地）我听得見，听得見。但愿我捉住它捉住它。

第八場

磨坊主、前場人物

磨坊主　（不被人注意地站在磨房的門边。）

薩依切克　然而，有时候，当他們高高在上地俯視我，尤其是可怜我，可是实际上呢，他們除了对自己的优越性沾沾自喜，洋洋自得而外，一无所动。当我不得不屈身俯匐的时候，我心里眞想大声叫喊，我眞想造反——

磨坊主　（微笑）不过那是无声的；是沉默的暴风雨。

薩依切克　（惊訝）唔，唔——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唔——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用呢。

磨坊主　（站在花堆旁）瞧你，哈妮契卡，瞧你摘的。（望了望墙上；花环使他又惊异又高兴）眞的編上了（走过去）新鲜的

花环儿。那个枯了的呢？

哈妮契卡　在这儿花堆里哪，我这就拿去燒掉它（将花收到衣襟里）把香草也拿去放在閣楼上姥姥的小屋里。哦，那儿我都很久沒有去啦。姥姥象守宝庫似的守着它。

磨坊主　（嘲弄地）百里香也拿走嗎？

哈妮契卡　喔，百里香我已經藏好啦。（一面走着）可是你要是知道了我把它藏在哪儿，你不曉得要怎样地祝福我呢。（輕捷地从通过道的門下。）

第九場

磨坊主、薩依切克、然后克拉斯柯娃

薩依切克　（望着哈妮契卡的背影）象小燕子一样。

磨坊主　您給我們带来什么消息啦，約瑟夫？

薩依切克　一件新聞。

磨坊主　呵，早就知道了。

克拉斯柯娃　（在过道里）这儿沒有。（在門坎边）他不在这儿，不是嗎——

磨坊主　您的男人嗎？不在。

克拉斯柯娃　呵哈，助理教师先生！（走进来）那末，他不在这儿。（对薩依切克，肯定地）沒有上您家去。

薩依切克　（奢）克拉賽克？

克拉斯柯娃　（不等他說下去，急忙地）沒有，您說沒有。啱，也沒有。哦，我知道的。他說要上磨坊来弯一弯，說是要問問磨粉的事儿，問問您能不能給我們磨点儿粉。忽然想起这个来了，忽然这样惦記磨坊的事儿啦。可是，不用說，我在园子里的时候，准是有人給他捎信来了。我才在园子里瞅了瞅，就出事儿啦——他已經离开了織布机，連忙套上衣服——

薩依切克　（迟疑地）是我——

克拉斯柯娃　住嘴，您想要帮他开脱。哼，那不行，我知道他要的什么花枪。上磨坊来問信还带上木簫！我难道沒有瞧見嗎，他象个贼似的把木簫塞在大衣里边啦。当然罗，磨坊里可用得着木簫哪！大概他要站在磨子旁边吹它一番——

薩依切克　可是，他要跟我一块儿合奏哪。

克拉斯柯娃　合奏！那末在哪儿合奏？您在这儿，他呢，我的男人，他在哪儿奏，哪儿，浪蕩的公猫。可是我告訴您——不，不是我，是另一个。

磨坊主　是誰？

克拉斯柯娃　（摸出紙牌）就是这个。

磨坊主　（欣然）紙牌！

克拉斯柯娃　您尽管笑吧。紙牌說的可是神灵的眞話，它不騙人。（捻牌）每当我的男人从屋子里溜出去了，上哪儿浪蕩去了，我总是問問它，它呢，总是——

磨坊主　它怎么說？

克拉斯柯娃　回回都一样，回回；那当然啦，因为我男人轉的念头回回都一样。紙牌說他的心在别的地方，眞的他的心在别的地方；紙牌說有一个雌貨引誘他，就是在引誘他。（熟練地捻开牌寻找）就是这一張；这張說那个娘儿們占了我的道。这也是千眞万确的，占了我的道，才曼柯娃，那个小寡妇。

磨坊主　（責备地）您当眞知道嗎？

克拉斯柯娃　我确确凿凿地知道，我的男人就想在外边勾勾搭搭，就想在外边找家里現摆着的。难道我是老太婆啦，我是丑八怪啦，难道——

磨坊主　您抓到什么証据了？

克拉斯柯娃　您眞是！还要証据！牌上有不就够了。

薩依切克　他是上我那儿去的，后来为了欢迎会的事上爵府去了。

克拉斯柯娃　我也要欢迎他哪，这个賤东西。

磨坊主　克拉斯柯娃，您倒象只雌老鴟。

第 十 場

勃拉哈、 前場人物

勃拉哈　（从磨房上，激动地）老板，它来啦！

磨坊主　誰？

勃拉哈　水里的老爷，水鬼。

薩依切克
克拉斯柯娃 } 水鬼！

勃拉哈　剛才磨子轉了，一切都挺順当，就象擦了胰子一样滑溜，这您也瞧見了，可是現在呢，磨盘忽然打住啦；什么都好好的，就是水鬼在磨子后边閃了閃，紅帽子，綠衣裳，鈕子亮晶晶的跟金子一样，我瞧見他的，是他，水里的家伙。我早說过，为了哈妮契卡他要来尋事的。

克拉斯柯娃　什么，也是个浪蕩鬼！为了哈妮契卡？也是这样的公猫？

磨坊主　跟我来。

勃拉哈　带上根繩子。

磨坊主　不用繩子也逮得住他。（匆匆走向磨房，下。）

勃拉哈　（隨下。）

克拉斯柯娃　（对薩依切克）咱們去瞧瞧。（匆匆走进磨房，下。）

薩依切克　（跟着她走去，但是在門边却站住了，等了一会，然后从通过道的門跑下。）

舞台上空了片刻。

第十一場

哈妮契卡、然后外祖母

哈妮契卡　（背后藏着一盞相当大的古老的木灯籠，立在通过道的門

边向四周环顾，然后快步走进，把灯籠放在桌上，端詳着它，打开它的小門又关上，突然諦听了一下，迅速地把灯籠放在炉边的凳子上，在它的前面回身站定，面对着自己剛才走进来的通过道的門。）

外祖母　一个人嗎？沒有香草也沒有鮮花？（向墙上瞥了一眼）噢，花环儿。

哈妮契卡　香草已經放在閣楼上的小間里啦。我拿去的，門开着来的。

外祖母　干嗎不等我来？誰曉得你弄成什么样子啦。

哈妮契卡　喔，放得才好哪，不信您去看看。

外祖母　这会儿都快天黑了。

哈妮契卡　带个灯籠去好不好？

外祖母　誰現在还拿灯籠。

哈妮契卡　我就拿，我爱灯籠。

外祖母　灯籠的那点儿亮光倒是叫人欢喜。天黑得阴沉沉的，凄慘的夜，多事的夜。夜，自有它的权威。

哈妮契卡　（輕声地）它是众鬼魂的王后，它們都侍候它。

外祖母　众鬼魂的王后，对人沒有好处。因此有点亮光教人欢喜，尤其是在秋天的晚上，当你在空曠的田野里迷了路的时候，黑暗里忽然閃出一点亮光来，車前灯籠里的亮光，在荒凉的大道上，一輛車子轟隆轟隆地走着。

哈妮契卡　更叫人欢喜的是在冬天，白雪复盖着万物的夜晚，姑娘們匆匆忙忙地赶着去紡綫，灯籠照着她們

的路，一道亮光映在雪地上，在树丛里閃动，长长的人影在周圍跳跃、追逐，到处都是欢乐的笑声——

外祖母　可是，它也是凄惨的亮光，当人家提着灯照着神父的路，到病人家里去的时候，当死神已經等在——

稍停。

哈妮契卡　（突然地）可是我，姥姥，就是白天，灯籠不点着的时候，我也爱它。

外祖母　噢，那是怎么回事？

哈妮契卡　喔，当灯籠摆在我的面前，它的玻璃墻壁閃爍发光的时候，我看見的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呀！那是一間小小的玻璃屋子，我的玻璃宮殿。里头有一位小小的美丽的公主和一位漂亮的王子，我瞧見他們啦。还有王子的侍从，穿着綉花衣裳的先生、太太們，他們周身都閃耀着金光和貴重的宝石，这些都映照在这座玻璃的宮殿里。（倒退到火炉边）今天我又上那个宮殿里去啦。它矗立在矮树丛里，花堆里。圍繞着它的是一丛丛的艾草，金色的毛叶烟，天藍的烏头，还有肺草，芍药和不知名的香草。周圍的一切都散发着甘菊、百里香的馨香味儿，玻璃的小宮殿就那么矗立在那儿，孤零零地、冷清清地落满了尘土——

外祖母　（以探問的目光注視着她）玻璃的小宮殿——

哈妮契卡　在閣楼上的小間里，姥姥，就在这儿。（提着灯

籠，向外祖母走去）就是这个。（朝窗戶举起灯籠，夕阳的光芒燒紅了它）瞧，亮起来了，您看，王子到公主这儿来啦——

外祖母　孩子，你干的什么事喲！

哈妮契卡　（惊訝地）什么——

外祖母　这就是那盞灯籠。——李波尔瞧見沒有？他曉得嗎？他瞧見你了沒有？

哈妮契卡　他一点儿不曉得，沒瞧見我。难道他不喜欢看見这个嗎？哦，怪不得它才被遮蓋在香草里，埋在花堆里了。

外祖母　为的是看也不要看見它。你不該把它翻了出来。

哈妮契卡　为什么？难道这个灯籠——

外祖母　瞧它不过是几片玻璃，几根木条，它却是咱們这座老磨坊的一个沈重的累贅。在村子里，在領地上的每个地方，人們都在苦役下唉声叹气，人人都被可怕的恶梦——劳役折磨着。只有咱們这座磨坊从記不清的年代起就是自由的。可是，在李波尔爷爷的时候，誰曉得是怎么回事，不过准是不合理的，領主摘去了这个自由权。他的爷爷和我死去的丈夫为了摆脱这个負担，曾經反抗过，但是毫无結果。

哈妮契卡　什么样的負担？

外祖母　他們硬派給咱們的义务是这样的：只要这块封

地上的領主高兴，只要他心血来潮想从磨坊这儿到河那头古老的森林里去，到湖边的别墅去，不管是去打猎还是什么，也不管在什么时間，就是在午日当空或者是在半夜三更，每一次都必得咱們从磨坊起为他掌灯。

哈妮契卡　誰給他掌——就用这盞灯嗎？

外祖母　就用这盞灯，磨坊老板自己去。他得提着灯籠照着老爷們，尽管他也是自己土地的主人，他得跟村里的苦工們走在一起。他得照着老爷們一直走过那个活界碑，就是林中草地上的老菩提树，在很久很久以前盖过教堂的那个地方。

哈妮契卡　（凝視着灯籠）啊，原来这是一盞丑陋的灯籠——（突然）还有，姥姥，据說那棵老菩提树下边埋着宝貝呢。

外祖母　稀世珍宝，一頂貴重的王冠。（变得忧悒）大概就是为了这个，老爷們現在又轉老菩提树的念头啦。在爷爷的时候搶去了咱們的自由，这会儿又要搶孙子們的財产和权利了。

哈妮契卡　（滿有信心地）李波尔不会让步的。

第十二場

克拉賽克、前場人物

克拉賽克　（腋下夹着一管木簫上）老天爷賜福——（站定，环视。）

哈妮契卡　（赶快把灯籠放到火炉边的凳子上去）克拉賽克，您找什么人嗎？

克拉賽克　也找助理教师先生。我以为他在这儿哪。他託我上爵府去跑一趟，打听打听消息的。

哈妮契卡　他上这儿来过，可是已經走啦。

克拉賽克　那我去找他吧。（回过身去。）

外祖母　您的媳妇来找过您了。

克拉賽克　（吃了一惊，站住）找我？

外祖母　而且气色有点不对哪。我在廊子上瞧見她的，只見她怒气冲冲地馬上到外边找您去了。

克拉賽克　这不会吧，一定不会的，她干嗎要生气呢，她不会生气的！我的老婆才好哪。我們結婚十五年啦；哪儿的話，不止十五年啦，我們还从来沒有鬧过气。

第十三場

克拉斯柯娃、磨坊主緊跟着她、勃拉哈、前場人物

克拉斯柯娃　（不被注意地站在磨房的門边。）

克拉賽克　要是我說：孩子他媽，水是往上流的，她就点头称是，說：是往上流的，孩子他爹，往上流的。我跟她就是这样的，总是孩子他爹，孩子他媽的。要是我

說——

克拉斯柯娃 （气冲冲地奔过去）什么——什么——要是你說什么，你这个賤东西——

克拉賽克 （連忙把木簫藏在外衣的衣襟里。）

克拉斯柯娃 那末說什么，你講，你講呀，你这个浪蕩的公猫，你說出来，你上哪儿去了，上哪儿逛蕩、鬼混去了？你到这儿来干嗎？这儿，干嗎，干嗎——

克拉賽克 唔，卡倩卡，瞧，我上助理教师那儿去啦，原是到薩依切克那儿去的，后来又上了爵府。

克拉斯柯娃 到才曼柯娃那儿去了，是不是，是不是？

克拉賽克 到爵府去了，我的太太，我的宝貝儿，别的地方哪儿都沒去。从学校我就笔直地奔到了爵府，从爵府又笔直地奔回了学校，从学校笔直地奔到了这儿：左也好，右也好，一步也沒有歪，左也好，右也好，眼珠子斜也沒有斜一下。

克拉斯柯娃 到这儿来，干什么到这儿来——

克拉賽克 找助理教师的，而且——而且也为了磨粉的事儿。

克拉斯柯娃 那可以等回了家再說。

磨坊主 您眞是，克拉斯柯娃，您比水鬼还难制服呢。（对外祖母）水鬼剛才上这儿来过了，弄得磨盘不轉了，它圍着磨盘繞圈圈。

哈妮契卡 又来过了！

外祖母　你們瞧見它啦?

勃拉哈　我瞧見了，清清楚楚的——

第十四場

薩依切克、前場人物

薩依切克　（上，对克拉賽克）他来啦!

哈妮契卡　（乘人不注意把灯籠拿到右边房間里去，又立即回来。）

克拉賽克　捉迷藏来了。

薩依切克　（对磨坊主）老板，您有客人来啦。

磨坊主　（微笑地）总不会又是枪兵吧?

薩依切克　喔，不是。总管大人自己来啦。在路上我碰見他了，我恭恭敬敬地向他問了好，正想継續赶路的时候，他，总管大人却忽然說:“等一等，助理教师，你上哪儿?”我說:“稟大人，上磨坊去。”

磨坊主　（微笑地）接着他說（模拟总管）:“上磨坊?你去干啥，助理教师;你又沒有什么好磨的，那末，找磨坊老板干啥?他是个造反的。”怎么样，薩依切克，他就是这么說的吧。

薩依切克　（惊奇地）一点也不錯。您怎么知道的，老板——

第十五場

总管、前場人物

总管　（站在門口，向四面巡視。）

薩依切克　（緊張地注視着他，退到后边門那儿。）

总管　枪兵上这儿来过沒有？

磨坊主　来过了，話也傳了。

总管　那么您——

磨坊主　这个大概枪兵也傳給您了。

总管　要是他沒傳錯，那您，磨坊老板，就是个反民。上头会怎么說呢！現在我重說一遍，我，总管，命令您在欢迎郡主夫人的时候騎着馬，带上祝賀詞去欢迎——

磨坊主　（打断他）我不去，要我带上祝賀詞去欢迎，这办不到。为的是你們要砍掉我的老菩提树，搶去那块地，为的是我必得保卫自己的財产和年代悠久的权利，为的是我必得——

总管　（打断他）权利！权利！年代悠久的权利！就因为太久啦，所以就沒有用了。再說，什么权利不权利；有上头的命令，这就够了。我还想劝告您，官司別打了，趾趾步算了，否則，有什么結果呢，您能搞出什么名堂来？还是放弃了吧，至于那个称为您的权利的劳什子，忘掉它。

磨坊主　忘掉它？忘掉自己日久年深的大好权利？誰要忘掉了带給他羞辱的伤疤，他就仍旧是一条挨打的狗。誰能忘掉自己的权利呢，不管他是个仆人或是

个奴隶！再說您，要是您沒有忘掉自己是什么样的出身，可是，您居然也把我們的血——

总管　住口！多么无礼！您要知道我是尽我的职責而已。那末，您不去？

磨坊主　不去。

总管　您不去欢迎？

磨坊主　不去。

总管　可是这里的那个丫头得去当献花女。这您总不能吹什么权利不权利了。她是孤女，属于領主。

磨坊主　可是，她不属于这块領地。

勃拉哈　不属于，不。她是我抱来的，是我带她到这儿来的。到处都攆我們走，只有在这儿，在这座磨坊里才有人可怜我們，收留了这个孤儿，可怜的孩子，把她当作自己的一样。

总管　就因为这样，她才不是他們的，（对哈妮契卡）你打扮打扮来吧。

哈妮契卡　喔，这您可别等着！

磨坊主　就是她想去，我也不讓她去。

总管　吹牛！别自以为是个自由人。你到底还是个臣民，是有义务的。别忘了（大模大样，厉声地）把灯籠拿出来，挂在大門上。

月亮开始升起。

磨坊主　我这就打碎它。

薩依切克　（吃惊，从通过道的門偸偸地溜了出去。）

克拉賽克　（一眼瞧見，回头望望自己的老婆，然后跟在薩依切克后面悄悄地跑下。）

克拉斯柯娃　（正注意着磨坊主和总管的爭吵，一时沒有看到他們倆。）

总管　但是，这不是您的权利。只有領主自己可以毀掉这盞灯籠，可是这，哈哈，您可别做梦。（粗声地）把灯籠挂在大門上。

磨坊主　等領主来了再說。早了可不挂！

总管　她馬上就要来了。馬上就会够您受的了。（下。）

克拉斯柯娃　这才是只老鴰哪，老板。要是这个样子对待我的——（回头望丈夫）哦——他也跑了！哼，你等着！（匆匆下。）

第十六場

磨坊主、外祖母、勃拉哈、哈妮契卡

勃拉哈　爵府上的家伙，雾迷了头的，阴沟里打滚的，一錢不值的东西——

外祖母　現在怎么办呢？

磨坊主　抵抗吧。

外祖母　还有那水鬼。

勃拉哈　今儿晚上我来守夜，看那个綠家伙他敢！（从磨房下。）

第十七場

磨坊主、外祖母、哈妮契卡

磨坊主　（微笑着）你不害怕吧，哈妮契卡？

哈妮契卡　（信任地）不怕。

外祖母　（一直在沉思着）水里的老爷不会让人太平的。我觉得莫名其妙的害怕，就象在林子里的什么阴惨的地方似的。（思索片刻，最后决心）不管怎么样我給勃拉哈把艾草拿来。

磨坊主　我看不需要。我这儿有（指指桌子上方的小柜子）繩子。

外祖母　繩子擱在这儿挺好，可是艾草要擱在磨房里。

（从磨房下。）

第十八場

哈妮契卡、磨坊主、然后水鬼米哈尔

哈妮契卡　姥姥怎么怕成这个样子——

磨坊主　今天反正他不会来了，我想咱們旣用不着艾草也用不着繩子。（說着把墨水瓶和鋼笔收到柜子里，正想收起編年史。在合上书的时候瞥見百里香的花枝。他迅速地又把編年史放在桌上，俯下身去。）

哈妮契卡　（站在他身边。）

水鬼米哈尔　（在人不注意的时候，出现在打开的窗前，然后突然纵身坐上窗台，渴望地瞧着哈妮契卡。）

磨坊主　（翻着編年史的书頁）咦！百里香。这儿一枝，这儿几枝，还有这儿，这儿——哈妮契卡——

哈妮契卡　現在可知道我把百里香藏在哪儿了吧。从編年史里对你散发着扑鼻的香气——

磨坊主　在馨香中我念着你，你，我的百里香。（和哈妮契卡一同俯身在书上的时候，他把手搭在她的肩上）我不放你去，他們碰也别想碰你。

米哈尔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哈妮契卡　（回头看到，轻叫一声。）

磨坊主　你！还有你这个刁鬼！（一只手甩到背后象是要揍它。）

米哈尔　（憤怒地向他做了个鬼臉）你过来！

第十九場

外祖母、前場人物

外祖母　（自內室上，手中拿着几枝艾草）艾草拿来了。啊！

哈妮契卡　（过去偎依着她。）

米哈尔　（惱怒地）你来呀！

磨坊主　馬上就来！（跳到柜子那儿去取棍子。）

米哈尔　（热切地）哈妮契卡！小太阳！

磨坊主　（手拿繩子）我来了！（向水鬼扑去。）

米哈尔　早晚我还是要来的！（在窗外消失。发出短促的嘶笑声，然后落水声。）

片刻寂靜。

磨坊主　（关上窗戶）今天不会再来搗蛋了。

外祖母　他是不来了；可是明天那些老爷們！

哈妮契卡　你不让步吧。

磨坊主　（微笑）不；（然后热烈而坚决地）无論如何不放你去！

换　　景

爵府的大厅。主要的入口在后部。入口左面的帷幔下摆着一張圈椅，椅前有几級台阶。左右側各有一門。

第 一 場

总管、　弗朗茨先生

总管　（穿着节日的服装）那是說欢迎会的事統統都办妥啦。

弗朗茨　是，都办妥了；可是园丁說他在花园里瞥見两个外地人，一位先生和一位夫人，象是挺高貴的。

总管　园丁又迷糊了；誰曉得他瞧見什么来。

弗朗茨　是，瞧見了，他还瞧見他們俩走到花园后門就馬上进了花园。园丁还說可能是两位什么客人，比領主先到了。

总管　那他干嗎不过去問問？

弗朗茨　是，他說，他想問来着，可是在林蔭道上他們就不見了。

总管　他的腿不够长。客人嗎，哼——让他們等着好了。

我們可不知道，沒人通知我們呀，沒来通报过，因此，我們什么也不知道。再說，弗朗茨先生，誰曉得这是怎么回事。应該防备着点儿。

弗朗茨　是，我已經派老尙去看了。

总管　那还来罗苏什么？这意思說欢迎大会的事全都办妥啦？

弗朗茨　是，全办妥了；到处都是樅枝，采条，鮮花，彩幡，馬匹，騎士，献花女，所有的东西都飾滿了采条，飾滿了鮮花。

总管　各个村子的人都来了嗎？統統来了沒有？

弗朗茨　是，統統来了，全在庭院里啦，全来了，除了——

总管　（阴沉地）除了那个磨坊老板。他家的姑娘呢？

弗朗茨　是，也沒来。

总管　祝賀詞怎么啦，那篇欢迎詞？交給誰了？

弗朗茨　是，斯拉伏宁村的村长不肯念，他說他記不住。

总管　笨驴。

弗朗茨　因此，我就交給克娄西尔卡村长了。

总管　这怎么行！

弗朗茨　是，他很有勇气。

总管　可是，他是个結巴。

弗朗茨　是，他是，不过，只要他留点神就行——

总管　要是給他弄糟了呢！（威胁地）弗朗茨先生！（突然）卫队怎么样？派出去了沒有，一看見領主到了，好来

通报？

弗朗茨　刚派出去了。

总管　什么，到这会儿才派？

弗朗茨　是，領主靠十点鉀离开勃謝左維采，这是給公事房送来的正式消息，十一点左右到达这儿。还有，是的，也派了人带着臼炮在胡尔卡守望着，他們也会发信号的。

总管　（看看时鉀）嗯，不錯；还早呢，再过半小时，我們迎上去，不到半小时也就行了。

弗朗茨　是。

总管　那末，再把那些个低着的脑袋瓜点一点，再对村长們吩咐一遍——不，不要你，我自己来。是我对上头負責，你靠不住。

弗朗茨　是。

总管　那就去吧，把村長們給带进来。

弗朗茨　（鞠躬，下。）

第二場

总管、然后弗朗茨先生和村长們

总管　（小心翼翼地四面望了望，从胸前的口袋里抽出一張紙来，嗅了一下鼻烟，打开紙念着，然后开始踱来踱去，低声地咕噜，背誦，最后把那張紙擱在墙边的桌子上，又从桌上拿起禮帽，左手端着禮帽，

他站到帷幔下的圈椅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开始）最賢明的，尊貴的殿下，我們最仁慈的夫人，郡主夫人。我們久所仰望期待的一天終于来到了。（頓住，說不下去，想去拿桌上的紙，可是又站到圈椅前，开始）我們久所仰望期待的一天終于来到了——

弗朗茨　（上，惊訝地望着总管。）

村长們　（在弗朗茨背后惊愕地瞧着总管，微笑着。）

总管　（突然住口，連忙收起桌上的紙）干什么——你們干什么——哦——（摆出老爷架子，挺直了身子）是我叫你們来的。那末，我要告訴你們，我吩咐你們，命令你們，每一个人不管是徒步的队伍，是騎馬的队伍，你們要支配他們怎样在欢迎大会上站成行列，每一个人，矮的或是高的，男的或是女的，小伙子或是姑娘，在領主到来的时候——您，伏特魯巴，在那后面的，做的什么鬼臉——我說，我命令你們，要高呼，就是說在欢迎大会上要大声喊叫"万岁！"每个人都要喊"万岁！万岁！"誰要不喊，枪兵就用棍子教訓他，这位公事房的先生和公事房里的別人要注意每一个人，看誰是想造反的——伏特魯巴，我叫人把您关起来，又做鬼臉了。因此，每人都得使勁地、兴高彩烈地高呼"万岁！"

伏特魯巴　（尖着喉嚨）万岁！

总管　（怒）伏特魯巴！（对弗朗茨先生）記住他，造反的，把

他关起来，可是等过了欢迎会关。（对村长們）明白沒有：欢乐地高呼“万岁！”

村长們 {明白了。
禀大人，明白了。

总管　（神气活現的）那就退下去吧，照着我說的去做。

村长們　（鞠躬，退下。）

总管　弗朗茨先生，你等一下。

第三場

总管、　弗朗茨先生

总管　这个，这个，头一个去迎接郡主夫人的不用說就是我。头一个，这可不簡单。首先拟好欢迎詞，然后面对着她站着。想想看，站在殿下的面前，还得演說一番，换上别人，腿可要彈琵琶啦。

弗朗茨　是，腿彈琵琶啦。

总管　是吧。欢迎詞我已經再三琢磨过了，可就是太长了点；为了别講錯，你知道，（突然地）你考考我看；（把紙給他）我来講，你仔細看着，别让我說漏了。那末，来吧——（站在他前面）开头首先是一段贊詞，那沒問題（可是避开不講）然后：最賢明的，尊貴的殿下，我們最仁慈的夫人，郡主夫人！我們久所期待的——

弗朗茨　“仰望”，对不起。

总管　(恼怒) 什么"仰望"——

弗朗茨　对不起,"久所"之后的——

总管　(打断他) 这我还不知道? 我不是說了。好吧: 仰望期待的一天——

弗朗茨　对不起,請原諒我。

总管　别打攪我。

篤篤地叩門声。

第四場

薩依切克、背后跟着克拉賽克、賽特柯、齐瑪、前場人物

薩依切克　(手握木簫。口袋里翘出請求书。深深一鞠躬。)

总管　这是怎么回事? 胆子可不小! 誰让你进来的,你上这儿——

薩依切克　尊貴崇高的管事閣下大人,卑职不敢隱瞞,我是洛霍維采的,同时又是布柯維采的一名当了八年的助理教师,同时又是第一管木簫手——

总管　别嚕嗦。你究竟来干什么!

薩依切克　我想謙卑地懇求您,城里有教員位置的时候,請别忘了我——

总管　伙計,这当儿,在这样的时刻! 你瘋了嗎? 在現在,当郡主夫人——

薩依切克　正因为这样我才来謙卑地懇求。所以这位賽

特柯——

賽特柯 （年紀不大；紅紅的圓臉，手拿圓筒号，鞠躬。）

薩依切克 还有齐瑪——

齐瑪 （老年人，手拿圓筒号；鞠躬。）

薩依切克 ——还有这位克拉賽克——

克拉賽克 （手握木簫，鞠躬。）

薩依切克 我們想奏一曲卡薩采。只懇求您給說句好話——

总管 我跟你說了；現在不行，不行。別耽擱我。

薩依切克 这張請求书——（把它从口袋里掏出来。）

总管 竟还有請求书！这家伙！

外面傳来臼炮声。

总管 （一惊。）

弗朗茨 （惊訝，呆了片刻，然后向外冲去）天呵，已經来啦！

（从主要入口跑下。）

总管 （在他背后嚷叫）你瘋啦！这不会的！可要是眞的呢？要是来早了呢——眞見鬼——我們在这儿，沒有一个人迎上去，上头将怎么說呢。（走到窗边）都是弗朗茨这个蠢东西——（开窗）怎么啦——（外面人声嘈杂）来了嗎？（外面回答声）是眞的？（回答声。）

总管 （从窗口轉过身来）来了！来早了！象是故意的！这可糟啦。活見鬼！怎么办——（把紙塞在口袋里，拿起礼帽。）

一声白炮，紧跟着又是一声。

都这样紧急了！（欲下。）

弗朗茨　（气急败坏地跑回）是，来了，郡主夫人来了。

总管　（发泄）你等着吧，活見鬼！（冲出。）

第五場

弗朗茨先生、前場人物除了总管

弗朗茨　（瞧着总管的背影，然后轉向薩依切克和乐师們，然后装模作样威胁地对他們发泄）都是你們，是你們誤的事，是你們惹他发火的，你們，你們——可是等着瞧吧！活見鬼！（冲出。）

第六場

前場人物除去弗朗茨

賽特柯　我說，咱們上哪儿出气去？

克拉赛克　天啊，要是孩子他媽——

齐瑪　（神秘而狡黠地）依我的高見，不是吹，我說咱們的卡薩采曲演奏不成啦。

薩依切克　老天爷！我的請求书，我最亲爱的道妮契卡！

白炮声。

賽特柯　朋友們，走吧！（匆匆下。）

薩依切克　走吧，走吧！（跟在賽特柯后面，下。）

克拉賽克
齐瑪　｝（跟在薩依切克后面下。）

舞台上空了片刻。外面鬧哄哄的人声嘈杂。

第七場

郡主、陪臣、老侚

郡主　（自左边上，快活地对陪臣）看起来，咱們来早啦。

陪臣　（严肃地）殿下，正是在最恰当的时候。（对侚）您可以下去了。

郡主　可是别馬上声張出去我在这儿。等馬車到了再說。

侚　稟殿下，我是个老仆人，我还記得我們是怎么迎接殿下的升了天的老太爷来的。如今的欢迎会眞是——

郡主　（和藹地）您已經迎接过我了。至于别的，照我吩咐的去办吧。

侚　（从主要的入口下。）

第八場

郡主、陪臣

郡主　您，亲爱的伯爵，是越来越不高兴啦。

陪臣　（暗带譏責地）很抱歉，我不能够越来越高兴。

郡主　这倒跟我一样。我应該是最庄重，最威严的，因为，这会儿我正坐着馬車駛过来（指指窗外）在自己的百姓，在他們的夹道欢迎中駛进来。唉，十四天中这已經是第七次啦！

陪臣　您旣然出巡到这儿来，就不得不如此。

郡主　可是，誰希罕这些个，誰活該忍受这样喧嚣的会場，这些炮声和喇叭声，这样多的荣誉，这样多的讲演，和这样多的結結巴巴。（指指圈椅）您瞧，也摆好了。又得坐在那儿，第七次啦，要听——（突然）劳駕，請您去坐在那儿——

陪臣　我？那怎么能行！

郡主　就是現在，一会儿（催促而撒嬌地）坐下吧，快。

强使他坐到圈椅里去。

陪臣　可是，殿下，我——

郡主　坐下，坐下！

陪臣　（坐。）

郡主　（站在他面前，深深一鞠躬，开始）

最賢明的，尊貴的殿下——

陪臣　殿下——（站起来。）

郡主　坐着！（继續）久所仰望期待的一天——（快活地）您知道这一套？

陪臣　（起立）啊，好了，可是——

郡主　您連一会儿都不要听嗎？而我却非得这样坐了六次，每次都那么长久，那么长久！今儿又得听这到处都一样的演講，沒完沒了的，令人感到說不尽的厌煩，到处都得回答他們，而总是同样的話，还得小心着别弄錯了，别把祝賀的人給搞乱了。（装得怪可怜地）离开王位吧！据說这是很困难的。但是，您坐在那儿不舒服；我却应該第七次坐上去。

陪臣　您愿意上这儿来的。

郡主　上这儿来，是的，到外边来，到外边来，是的，离开城市，离开那令人倦怠、迷惑、厌煩的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天天都一样，赴宴会，上戏院，看宗教剧，賽馬，放焰火，說閑話，定詭計；一切都是那么光光滑滑的，遮盖着的，是謊話也是刺，一切都装飾着彩带，花环，过分的甜蜜，歌頌，不真誠的詞令，就象他們的脸和头发一样都是假的。而且，代替真誠的是詼諧，代替火样热情的是别有居心的殷勤——

陪臣　社交界有它的法則。誰的地位越高——

郡主　誰就越受拘束。我却渴望着自由，因此，到远离城市的这个地方来寻找它。

陪臣　如果真正的完全的自由是可能的。

郡主　要是在这个地方至少能换换样子倒也罢了！然而，厌倦换来的却仍旧是厌倦。日子多么冗长！象海，海一样。我期待的是什么，寻找的是什么啊！代替

了活潑有力，代替了天眞誠懇的却只是低垂的脑袋和弓着的脊梁。我想望的是質朴的表情，坦然明朗的目光，可是我却很难看到誰的眼睛，大家永远都在鞠躬如也。鞠躬，鞠躬，鞠躬。有时候，我捉住了一瞥目光，在这目光里，我看到的却是愚蠢的惊愕，或者是奴隶的神情，甜得过分的巴結。

陪臣　百姓嘛。您还期望什么呢——

郡主　（嘲弄地）也期望达斐士①啦。

陪臣　殿下！

郡主　您就是赫洛埃②。

陪臣　殿下，我曉得我的職責所在，曉得什么是尊严，并且，大概也曉得——我的年紀。我不是那种人，在西台辛树林子里乞求，在阿莫尔祭坛③上献花，还梦想——

郡主　喔，甜美的恋人們的幽会。唉，在这里我还沒有发現达斐士哪。

陪臣　（譴責地）殿下！請別忘記——（指指窗戶。）

一声白炮，紧接着又是一声。

陪臣　您听見了吧？

---

①、②　达斐士和赫洛埃，是一对恋人，源出古希腊神話。——譯者注。

③　西台辛树林，是一座魔林，其中有爱神阿莫尔的祭坛。——譯者注。

郡主　我已經到达啦。

陪臣　我瞧瞧看。（站在窗边。）

郡主　喔，我来給您講好了。（站在大厅中央，幽默地描繪）我正在两边排着的人群中进来，左边一行，右边一行，两行弯着的脊梁。

陪臣　（指指圈椅）殿下，您必得坐在那儿，虽然这是第七次了。

郡主　我不。

陪臣　殿下，必得这样。您必得坐在那儿接受忠誠的誓言，接受村长的节杖，以后还給他們，表示对他們的正式任命。

郡主　而且又得听着他們的演講——天啊！

外面吹起响亮的喇叭声。

郡主　（把手一拍）我到啦。我已經到达了，他們都去欢迎啦，哈哈——一輛空馬車。已經——

陪臣　他們也已經曉得您在哪儿啦。大家都朝这边看了。請您到窗口来給他們瞧瞧。（迫切地）請您过来吧，殿下！

郡主　站在窗口？这倒是还未曾有过的。好吧。（立在开着的窗前。）

外面：万岁！万岁！

郡主　（微笑。）

陪臣　請您对他們点点头。

郡主 不需要。站在那一边的那只紅火鸡准是总管啦，他对大家做了个手势。您听着，馬上就要喊“万岁”啦。您听！

外面：万岁！万岁！

郡主 （对陪臣）您听見欽佩和爱戴的声音沒有？为了这，我必得点点头。

外面响亮的喇叭声，然后：万岁！

郡主 現在潮水来了。

陪臣 （向外看了一眼）在滚动了。殿下。請您坐下，沒有别的办法。

郡主 有的，您瞧着吧。（在帷幔下的圈椅上坐下。）

陪臣 （立在她的身畔，比椅子稍低的地方。）

第九場

总管、林务官、財务官、税务官、驛官、教区神父、弗朗茨先生、克鲨西尔卡、村长們、捧着鮮花的献花女、小女孩

总管 （滿面通紅，流着汗，手里握着手帕，走进来，一面压低了声音激动地在吩咐弗朗茨）弗朗茨先生，排排好——分两行——（对从官們）跟在我的背后。（走上前，对着圈椅一鞠躬。）

众从官
教区神父 } （深深地鞠躬，在圈椅前分左右两行站立。）

弗朗茨　（把村长們也同样分列成两行，他們手里握着节杖，包着节杖的白手帕露出一角；献花女也左右分列，这样就形成了自圈椅至舞台前沿的雁字行列。）

总管　（开始講話，从声音里可以听出他的激动）最賢明的尊貴的殿下，我們最仁慈的夫人，郡主夫人！我們仰望——呃——久所仰望期待的一天——

陪臣　（用长柄眼鏡察看众人，轉向郡主。）

郡主　（微笑）总管先生——

总管　稟夫人，是，我正要——

郡主　我相信您的忠誠，我已經体会到您想說的是什么了。謝謝您和諸位先生們所表示的盛情和热烈的欢迎。

总管　（惊慌）稟夫人——我沒有料到——請原諒我，我——还有这——

郡主　（急忙）您要引見村长。

克娄西尔卡　（冲到郡主面前，鞠躬。）

总管　等一等！

克娄西尔卡　（口吃地）現現在我我我——

郡主　让他說下去。

总管　（低声对克娄西尔卡）說慢一点！

克娄西尔卡　（回身对他，大声）我知道。（对郡主，开始慢慢地，竭力地，然而随即又轉为更加結巴的速度）最——賢——明的尊貴的殿下——夫夫夫——

众从官　（着急。）

总管　（愤怒地瞧瞧弗朗茨先生。）

陪臣　（勉强装出尊严的样子。）

郡主　（微笑地注视着。）

克娄西尔卡　我我我們欢欢欢迎殿殿下，尊尊貴的殿殿下——

陪臣　您代表全体作了忠誠的宣誓。村长节杖！

总管　（对村长們，重复）村长节杖！

克娄西尔卡　（回顾）可是还还有——我——

众村长　（在郡主面前跪下，呈上白手帕纏着的节杖，放在郡主脚前的台阶上。）

克娄西尔卡　（也照样做了。）

郡主　我把节杖交还你們，認可了你們。愿你們对别人公正，对自己严格。

总管　（把一根根的节杖递給郡主，后者交还村长。）

克娄西尔卡　稟稟稟夫夫人，我还沒說完——

总管　（怒不可遏，低声地）住口！

郡主　等到宴席上再說吧，要給你們摆酒筵的。

伏特魯巴　（尖声）万岁！

总管　（低声对弗朗茨先生）馬上把他关起来。

郡主　（起身）我飭你們退下，先生們，你們的欢迎使我很高兴；（对村长們）你們也可以下去了。

献花女　（捧着花束，因为沒有說話的机会，感到不安，回头对教区神

父，带着哭音）神父——

教区神父　（对郡主）殿下，献花女——

献花女　（連忙上前，开始背誦。）

祝您称心如意，多福多寿。

教区神父　（惊，低声提醒她）称呼！　称呼！

献花女　（不理睬）

直到您上升天界，欢乐无疆——

无——无——

郡主　謝謝你，你那束花准是給我的吧。

教区神父　（輕声）献花。

献花女　（把花呈上）

郡主　謝謝你，好得很，下去吧。

全体鞠着躬退出。

总管　殿下，我謙卑地懇求——

郡主　（不耐煩地）可是說簡单点。

第十場

郡主、总管、陪臣

总管　殿下，我的运气眞不好；克娄西尔卡，那个村长——

郡主　（不耐煩）他怎么样——

总管　我另外有一个很会演講的人，可是他故意不来。

陪臣　故意？

总管　我不得不控告他，他不肯来。

郡主　（开始注意地傾听。）

陪臣　您吩咐他来了？

总管　吩咐了，是的，我都亲自到他家去过了，我亲自——

陪臣　既是个臣民，还敢这样頑抗？

总管　他是頑抗，不錯。至于說臣民——喏——他有一座自由的磨坊，他不服劳役。可是那盞灯籠。

郡主　灯籠？什么灯籠？

总管　領主要上古老的林中别墅去的时候，他就有义务从磨坊那儿起給領主打着灯籠照亮。

郡主　（更有兴致地）啊，这倒新鮮。到林中别墅去，在湖边的——我記起来了；勃謝左維采的林务官談到过的，說那儿多么荒凉。那个磨坊老板不肯来欢迎我。为什么呢？

总管　他高傲，而且，是个不法之徒。为了地界和一棵老菩提树跟官府打官司。他目空一切竟不让他姥姥的养女来迎接殿下，致祝詞。

郡主　那个姑娘——

总管　大概是他的未婚妻。

陪臣　是孤女嗎？

总管　禀大人，是孤女，所以实在是屬于領主的。而且，他多么粗暴地回絕了我，就是那个磨坊老板；年紀輕

輕的就那么无法无天，居然敢这样！

郡主　那座磨坊就在爵府下面的村子里吧。

总管　殿下，是在离开村子不远的地方，孤零零的。

郡主　那座别墅呢？据說它的地点和气派都是挺有趣的。里面有家具吧？

总管　禀夫人，可是那儿那么荒凉，殿下。

陪臣　（郡主这样感兴趣，使他惊异。）

郡主　（对总管）謝謝您。給大家摆酒吧。

总管　（鞠躬）是，殿下，可是我想还請示，把磨坊老板怎么样？

陪臣　必須懲办。

郡主　照他应得的懲办他。可是，我以后再作决定吧。我累了。（自左面下。）

第十一場

陪臣、总管、然后是薩依切克、賽特柯、克拉賽克、齐瑪

总管　我的运气眞不好，大人，欢迎会那么短促，匆匆忙忙的。

陪臣　这正合殿下的意。可是我想再問問——

薩依切克和乐师們　（怯怯地上）請原諒我們。

总管　（粗暴地）你們又来干什么？

薩依切克　請問，卡薩朵曲，要是殿下——

总管　不行。

陪臣　郡主夫人太累了。

薩依切克　請問，我們什么时候——

总管　我不知道，現在出去！

薩依切克
和乐师們　（下。）

第十二場

陪臣、总管

总管　（諂媚地）您想問——

陪臣　啊，是。那个磨坊老板魁梧嗎？

总管　魁梧，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可是——

陪臣　一个危險的反民。（外边騷动声）这是什么？

总管　我不知道，会是什么呢——（欲去窗前。）

第十三場

弗朗茨先生、前場人物

总管　是怎么回事？

弗朗茨　（惊惶地）是，我吩咐把伏特魯巴关起来，可是枪兵一挨到他，村长們就起哄啦，恐吓我們并且造起反来。

总管　什么！現在，在这个地方，在这欢乐的时刻造反！

陪臣　先别发火。今天用武力不行。許他們点什么吧。

总管　原說給他們摆酒筵的。

陪臣　这太过分了。按說有啤酒也就差不多了。

总管　（欣然地）是，大人，那一定。我这就去。（下。）

弗朗茨　（随下。）

第十四場

陪臣、总管

陪臣　达斐士——达斐士——磨坊老板（沉思地踱到窗前，突然站住，鄙夷地）要是鬧革命呢？（站在窗口）（外面嘈杂的人声逐漸静下来，最后完全寂静了。这时响起了总管的嗓音。）

总管　郡主殿下为了給大伙提神助兴，賞你們啤酒两桶！

这时，暴风雨般的呼声：万岁！万岁！

喇叭声。

陪臣　（望着窗外，鄙夷地点点头）我們曉得是这么回事。

——幕落

第二幕

舞台右前方是木头垒起来的老磨坊的前檐。磨坊門的左边有一張小板凳。舞台最前部是一块旧磨盘石，周圍长滿了野草。磨坊的屋背后有树木，一道溪水从左側向这儿流过来。小溪两岸是空地，只有在左边有小桥的地方长着一片赤楊树和灌木丛。小桥附近靠右有个粗木桩子。小溪对岸是草坪，草坪尽头，在舞台后部是树林子。天已近晚了。

第一場

水鬼米哈尔和伊万

米哈尔　（从小桥边的灌木丛中探出头来，向着磨坊張望，然后把繞在脖子上飄散在胸前的五顏六色的絲条挂在灌木上。沒有察覺到背后伊万正从小桥的另一端走过来。）

伊万　（站在小桥上注視着米哈尔，然后譏諷地）你老了就糊涂啦。你想用这些花花綠綠的东西来引誘誰，迷住哪个小妞儿呢？还是只不过为了給自己开开心呀——

米哈尔　不，是为她（叹息），只是为了她。我是为这儿磨坊里收养的那个姑娘才打扮的。

伊万　哈哈，米哈尔！你嘛，絲带子，他們对你呢，繩子。

磨坊老板正为你准备着这个哪。

米哈尔　（憤憤地）可不是嗎，而且他也有权利这样做。

伊万　好哇，人家用狠毒的字眼罵你。你呢，非但不生气，还挂起絲带来，长嘘短叹，苦苦哀求，还——穿得那么花花梢梢的。哼，头嘛，梳得滴溜光滑的（打量地），还有那双靴子——让我瞧瞧——紅色的小靴子。这可管用啦。

米哈尔　（得意地顾影自怜）漂亮，是不是——这好使——你知道，你知道，我多想娶个媳妇，可想啦，也想有孩子，有那么一大群孩子。我就跟他們象小猫儿似的打滚儿，扑来扑去地逗着玩，我把他們拉到岸上来，晒晒太阳，就象小水獭一样——

伊万　（打断他）还听他們哇哇地哭，嗚嗚地嚎，直着嗓子叫，断他們的官司，成天嘔气。去你的吧——你的叹息毫无用处。扔掉你的絲带子，扔掉你的小靴子吧。你是个傻瓜，这就跟爱情使人軟弱一样地正确。爱情使你瞎了眼，变得軟弱啦。磨坊老板还要逮住你，把你綁在火炉子上，或者，用棍子把你打个半死，从这儿赶走你呢——穿着小紅靴子，戴着小礼帽儿——

米哈尔　（惱怒地）赶我？我？你这个嘮嘮叨叨的楊柳树，你这个酸溜溜古里古怪的老光棍，你凭什么来教訓我？哪个請你来啦？你干什么要从你的臭魚塘子里

爬出来？

伊万　我要搬家了。

米哈尔　噢！为什么呢？

伊万　为了那些可尊敬的城里人的精明打算唄，因为在市政会議上他們决定把城外那个大魚塘子的水給放掉。

米哈尔　哦——

伊万　我倒沒料到这一着，于是我馬上就把那十二条拖小船的銀色梭子魚給杀个精光。我把它們杀啦，免得它們落进城里人的煎鍋里，我不能让市长先生和市政委員們吃了我的梭子魚咂嘴弄舌的。而且我很高兴——

米哈尔　高兴！高兴什么——

伊万　高兴我今天要走了。住在那种地方可眞够受。那算什么日子！我早就膩啦。老是瞧見一群群的人，瞧呀，听呀，还給漁夫們当教父，参加他們的丧仪，在舞会上給舞跳得蹩脚的娘儿們作舞伴，拦住那喝得醉熏熏东倒西歪、在河边走岔了道儿的醉鬼，吓唬、捉弄淘气的孩子，并且在晚上——唉——听着情人們坐在堤岸上的橡树底下窃窃私語，长吁短叹，情話綿綿，要不然就瞧着瘋瘋癲癲的歪詩人，怎样吟风弄月，怎样痴听着芦草——，（恨恨地）总是老一套，总是同样的老調。尽是听呀，瞧呀，我恨不能搖身一变成

匹黑馬，在平原上逍遙自在地奔跑，四蹄翻飞，鬃毛披揚地馳騁，在黑夜里迎着暴风雨，放声长嘶。退而求其次，就是想柔訓而自由地吃吃牧草，再不然就化为一盏灯，在夜里閃爍着紅紅的光亮，靜悄悄慢悠悠地沿着小河朝黑沉沉的树丛走去，連这也不可能——

米哈尔　也不可能！

伊万　到处都是獰笑、陷阱、埋伏，想逮住咱們，用繩子拴起来。因此，我今天要走了，离开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們談論爱是自欺，每个人爱的只有他自己，并且窺伺着别人，就想咬人一口，至少也螫人一下，絆他一跤。他們不光在自己的世界里是这个样子，还来嘲笑咱們的世界，但又怀恨咱們。离开人，这是最聪明的。

米哈尔　你想上哪儿呢？

伊万　上邻近的地方去，伙計。

米哈尔　（急忙）这儿我可不許你来。

伊万　别以为我要上你这儿来。瞧你这副打扮，蠢事又一桩接一桩地干，我每天都得給你羞死。

米哈尔　那末你上哪儿去呢——

伊万　到那只有我一个人的地方去，到那連人影也难得見到的地方去。（指指树林）就是那边树林子里，靠近老别墅的那个小湖，那个沉寂的小池塘。在那儿会得清靜啦，在那儿我将舒舒暢暢地呼吸，或是在湖边

清凉的蔭影里，或是在中午靜穆的阳光里。呼吸啊呼吸，享受着和煦的阳光。下雨天呢，就在蒼老的赤楊树和山毛櫸树的濃密的掩遮下坐坐，如意地蜷曲着身子，听着雨怎样淅淅瀝瀝地打在树叶子上，怎样从寬闊的扇形的牛蒡草上滴落，瞧着水泡儿怎样在跳跃，水圈儿怎样在水面上飞开去，飞向岸旁黑幽幽的灌木丛和斜挂在水面上的树柯那儿去。这就是我要听的音乐，在阴沉沉的雨天，在半明不暗的树林子里，小烟斗閃着一亮一亮的紅光，这时候你意識到，你是一个人，一个人，誰也不会来——

米哈尔　这也会叫你厌倦的。

伊万　已經不会罗。喏，为了調剂調剂，寻寻开心，有时不妨出其不意地吓一吓拾蘑菇的老太婆，拣草莓的小姑娘，或是在傍晚时分，吓唬一下晚归的行路人。但是，除了一群群的小鹿儿，有誰会迷了路来到这个地方呢！那是一个魅人的角落，那儿将是清靜的，悄无人声，悄无人声——

第 二 場

哈妮契卡、前場人物

哈妮契卡　（穿着木屐立在門檻上，登上門旁的小凳子，用手遮住阳光，向左眺望。）

米哈尔　（激动，低声地）这就是她，这就是那朵鲜花儿！

伊万　这就是她！哦，哦——那你就扑上去吧！

米哈尔　（呻吟）在旱地上！而且她腰里还插着艾草。

哈妮契卡　（呼唤）李波尔！李波尔！

米哈尔　（热情地）你听見沒有，你听見沒有，多美的声音！

伊万　哎，哎，美是美，可是最好不要去听它。你有人类的弱点，因此你是可笑的。

哈妮契卡　（在他們这样說的时候，已經从小凳上跨下来，走到右面磨坊背后。）

伊万　而且，你还会越来越瘋呢，你会把自己的脊梁也涂得五顏六色的跑了来。眞拿你沒办法。（退，在树丛中消失。）

米哈尔　（对他嚎了一声，然后退縮进灌木丛。）

第三場

外祖母、哈妮契卡

哈妮契卡　（在右面，磨坊背后）李波尔！李波尔！

外祖母　（站在門內，四面張望。）

哈妮契卡　（回轉。）

外祖母　这儿沒有嗎？

哈妮契卡　連个影儿都沒有。可能在山坡上，到鋸木工

家里去了。我上那儿找他去。

外祖母　去吧，找他去吧，丫头，回来告訴我。（走进磨坊。）

第四場

薩依切克、賽特柯、齐瑪、哈妮契卡、米哈尔

哈妮契卡　（匆匆向左走去，突然脫下木屐，放在木桩子上。正想継續前进，薩依切克和众乐师自左面上。）

哈妮契卡　咦，助理教师先生和光荣的乐队。这样匆匆忙忙地要上哪儿去？

薩依切克　我們去准备卡薩朵曲啦。

哈妮契卡　又要准备啦？在欢迎大会上难道沒演奏？

薩依切克　当然沒有；說是郡主夫人累啦。

賽特柯　（笑嘻嘻地）就因为坐在馬車里靠在綢靠墊上給坐累啦。

薩依切克　是那位大臣說的。

齐瑪　不是吹，我說（謹慎地朝四周瞟了一眼）郡主根本沒知道有这档子事，是（神秘地）那位大臣——

賽特柯　唔，他怎么样，齐瑪。

齐瑪　（向四面張望）人家已成了惊弓之鳥啦，說話得小心着——可是（狡猾地）依我的高見，那位大臣，可不象个大臣啦；他发号施令的，而且喜欢发号施令，他超过大臣，却又比不上朋友；他是郡主夫人的小朋友。

至于說誰是最好的朋友，你們知道——

薩依切克　咱們得走了。

賽特柯　这样的学問倒要听上一听。那么，齐瑪，誰是最好的朋友呢？

齐瑪　与你同行的。

賽特柯　难道是你們嗎。那可不对。

齐瑪　不对，而且旣不是这位助理教师先生，也不是克拉賽克。

賽特柯　九九归一，那究竟是誰呀——

齐瑪　磕膝盖。磕膝盖，老兄，这才是最好朋友哪。人对人就是那么回事，总想搶別人嘴吧里的那块肉，要是你偶而把它掉下来，馬上就会有人来抓了去。只有你的磕膝盖才給你接住它，保住它——

賽特柯　（插嘴）这可眞有学問！可惜克拉賽克沒听見。

哈妮契卡　（对薩依切克）你們在等克拉賽克嗎？但愿克拉斯柯娃放他出来。

薩依切克　就是必得冲破茅屋頂，他也非来不可。

哈妮契卡　还有那份請求书，您知道——

薩依切克　这次奏卡薩朵曲的时候我就递上去。

賽特柯　（正望着左面）克拉賽克！他来啦！

薩依切克　来啦？

第五場

克拉賽克、前場人物

克拉賽克 （自左上，手推車里装着一袋麦子）我来啦。可是，快帮我卸下来，赶快。您瞧，助理教师先生（从外衣里抽出一管木簫），請您給拿着。賽特柯，过来，帮帮忙。

（自磨坊門下。）

賽特柯 （帮他把口袋抬进磨坊。）

齐瑪 （把手推車倒翻过来，坐在上面）依我的高見，不是吹，我說克拉賽克是溜出来的。

哈妮契卡 卡薩朵曲要在哪儿演奏呢？

薩依切克 哈妮契卡，我告訴你，可就是告訴你。我們在爵邸里被他們赶了出来以后，花匠，就是教父，你知道，劝我去問問老倌，老倌剛才来通知我說郡主——可是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求你，哈妮契卡，你别誤了我們的事，你可得守秘密啊——

哈妮契卡 他到底通知你什么来啦？

薩依切克 他說郡主曾經提起别墅的，（指指树林）因此，我們为了保証——

齐瑪 不知多少回人家可眞給吓得够嗆，不过在这件事上（神秘地），不是吹，我說（四下張望）郡主想找新鮮啦。这种无所事事的人总是爱翻花样，（狡猾地）你

們知道——

賽特柯　（自磨坊上）行了，麦子放在囤里啦。

克拉賽克　（从薩依切克手里取过木簫。）

哈妮契卡　（笑嘻嘻地）要是克拉斯柯娃——

克拉賽克　我老婆嗎？卡倩卡嗎？老天爷，她的胆儿可小啦。我剛要把麦子从閣楼上拿下来，她馬上說啦：哎喲，我的天，孩子他爹，你別累坏了，我看，孩子他爹，让我赶快来替你拿吧。我就說，哎喲，我的天，孩子他媽，怎么能让你拿，那可不行。孩子他媽就說，那就慢着点吧，孩子他爹，可別累坏了。

薩依切克　（不耐烦地听着）唔，那末——

賽特柯　（对克拉賽克）她会跑来看看的——

克拉賽克　（一惊）我走啦。

薩依切克　（拉着齐瑪的衣袖）来吧，齐瑪。再見啦，哈妮契卡，可是我請求你，你明白——（与齐瑪和克拉賽克走过右面的小桥，向后面的树林走去。）

賽特柯　（欣然）那末咱們終于要演奏啦。（隨下。）

哈妮契卡　但愿你們成功。（向左面走去。）

米哈尔　（在灌木从里发出一声长叹。）

哈妮契卡　（不自覚地站住。）

米哈尔　（从灌木从里鉆出来，滿怀渴望地叹息）小太阳！

哈妮契卡　（抽出腰間带着的艾草枝）別糾纏，水里的老爷！（向左面跑下。）

米哈尔　（哀鳴着爬回灌木丛）总有一天我的机会要来的——

第六場

总管、陪臣

陪臣　（从左边小木桥的后面上）这就是那座磨坊嗎？

总管　稟大人，是。这里就住着那个頑强的磨坊老板。

陪臣　还有那个孤女。她应該归我們。

总管　至少磨坊老板无法証明，他可以占有她。

陪臣　管他能証明不能証明，反正我們要社他瞧瞧顏色。他是个危險分子，因为他树立了一个坏榜样。（立在小木桥上）不过，別再向殿下提起他了。她不喜欢听。

总管　（愕然）不喜欢？可是，在飯后我却不得不再一次向殿下陈述了一遍呢。

陪臣　（感到意外，不悅地）眞的？她听了嗎？

总管　哦，听得可細心呢。

陪臣　是嗎？（察覚自失）唔，是的，不錯。但是，跟他打交道得由我来。他非常危險——（轉变話題，指指后边的树林）从这里也能上別墅嗎？

总管　这就是那条从磨坊上那儿去的路。

陪臣　（走下小木桥）咦，这是什么！（在木桩旁停住，拿起长柄眼鏡察看木履）一双木鞋，好漂亮啊！是哪位仙子穿的吧。还有花紋呢。瞧瞧这里烙出来的小圈儿，这朵

花儿——

总管　可能是磨坊里那个姑娘的。

陪臣　哦，哦，眞称得上一双纖巧的小脚儿。要是那位姑娘这样迷人，長着小脚儿——（拿起两只鞋，每只都用两个指头夹着）小小的——脚儿——小小的——脚——

第七場

——哈妮契卡、前場人物、然后郡主

哈妮契卡　（在幕后唱）

洛霍維采的总管先生

一位好心腸的大人

他折磨百姓

肆意横行——

陪臣　（傾听，然后微笑着对总管）是唱的您吧？

总管　稟大人，那是——

哈妮契卡　（低声唱着上）

鞭撻他們，率領他們

走向好——

（突然止住）啊——（瞥見陪臣手里拿着木履，微微一笑）这是我的鞋。

郡主　（从小木桥后面上，立在树木間。）

陪臣　（調戏地）眞好看。我这儿把一只給你留下，一只

嘛，你上我那儿去取吧。

哈妮契卡 （突然一把将两只鞋夺过来）两只都是我的；哪一只也不給您。仔細着，先生，这不是綉花鞋，是木头的，踩上一脚可疼着哪。（輕捷地走进磨坊，快乐地低唱着。）

第八場

陪臣、总管、郡主

陪臣 （惊訝地望着她的背影）象复盆子一样！象复盆子，令人忘記了——并且毫无乡下人的蠢气。但是，我可領教了。

总管 禀大人——呃，这是——

陪臣 （又装出尊严的样子）您为什么不事先告訴我？

郡主 （有兴味地；微笑。）

总管 誰料到她竟这样大胆。

陪臣 您应該曉得的。一定要把这个丫头給带走。

总管 磨坊老板不会答应的。

陪臣 我們制服他，您等着瞧吧。

郡主 （走上小木桥，嘲弄地喊）伯爵先生——

陪臣 （惊愕）哦，殿下！ （迎上去。）

郡主 您在这儿！

陪臣 我想瞧瞧那个頑强的磨坊老板。

郡主 于是，在这儿就发現了鞋子的好式样啦。

陪臣　（咬着嘴唇）我上这儿来，是忠于职务——

郡主　那位姑娘真机灵。

陪臣　真大胆，殿下。

郡主　我想跟她說說話，也想跟磨坊老板談一談。我上磨坊去瞧瞧。

陪臣　（連忙）这不行，殿下，这不行。在那扇門背后誰曉得有什么在等着您。多大胆哪。瞧瞧看，連一个人都沒有出来欢迎您。

郡主　或許磨坊老板不在家。

总管　（殷勤）殿下，請允許我去看个究竟。

郡主　您去問問吧。

总管　（走进磨坊。）

第九場

郡主、陪臣

陪臣　殿下，您不带随从，就出来冒險！而且还上这儿，上这儿来。您到这里来找娛乐嗎？

郡主　不；找的是另外一种人，找新的地方，不为无聊所占据的地方。林子里的那座别墅也使我感到兴趣。

陪臣　那儿多么冷清，多么不适意！

郡主　适意而缺乏心灵的宁静又有什么用？别墅里有必备的用具，而且，还有我在任何府第都找不到的东

西。坐落在小湖的旁边，古老的建筑，迴廊难是斑剥的，人去楼空的凉台，裂了縫隙沒有扶手的楼梯，縫隙里長着野草，离奇的角落，幽靜寬敞的房間，树影綠沉沉——一切都是另外一种，在十分神秘的阴黯的地方是那么落落漠漠的——这种寂寞也許是令人愉快、自然的，給人安靜的——

陪臣　也許会吧，但是能有多少呢。

郡主　无論在什么地方安靜总是飄忽即逝的过客。可是只要有一天，有一刻儿能够获得它，能够不必想那些个（譏諂地）忠实的爱情啦、自我牺牲的友誼啦、忠誠啦，而能够在甜蜜的靜謐中遐想，在灿烂的阳光中或在发人幽思的薄暮里小立，欣然四顧，你忘記別人也被別人忘記了，就象一朵花，一株树那样——压在心头的重負就象远方的云似的消失了，去了，象晚霞似的熄灭了，周圍的一切，树林，池沼，还有那古老的、長滿青苔、带着逝去年代的黯影的建筑物，这一切东西以及內心，灵魂，所有的一切全都融合成动人的和絃，挽歌似的令你感动，慰藉。喔，此刻我已經感覚到那种寂寞将要給予我的了。

陪臣　这只不过是您的幻想，殿下。因此我想劝告您，需要考虑到——

郡主　（打断）够了，又是考虑。您也应該考虑到我，我是有一顆心的人。

第 十 場

总管、前場人物

总管　我荣幸地向您报告，磨坊老板不在家。

郡主　（俏皮地）唉，我唯一的希望。我还以为至少能看看他的眼睛呢。那位姑娘哪？

总管　磨坊的老老板娘守着她，不让她出来。

郡主　磨坊老板上哪儿去了？

陪臣　（烦恼）老是他——

总管　据説就在那边山坡底下（指指左面）。如蒙允准，我就过去瞧瞧。

陪臣　殿下，这种人等他干嗎？天已經晚了。

郡主　（对总管）去吧，去瞧瞧看。

总管　（自左下。）

第十一場

郡主、陪臣

陪臣　殿下，我不揣冒昧提醒您，这个磨坊老板——

郡主　怎么？他总称得上是个硬汉子吧。这就是力量。

陪臣　然而他粗野。您最好别亲自跟他打交道。

郡主　为什么？

陪臣　註他先跟我們，我和总管，打交道。

郡主　可是，得有我在場，哦，（突然想到）您有道理；对，註他不曉得有我在場，他好沒有任何顧慮。等我看看是什么情形，然后再亲自出面。

第十二場

总管、前場人物

总管　殿下，磨坊老板已經要回来啦。

郡主　那我走了。

陪臣　殿下，您当真？您就为这样一个下等人藏起来——

郡主　（在小木桥上）这是特殊情况。（走到树背后去。）

总管　怎么回事，請問——

陪臣　（悻悻然）神經病，女人的花样唄。您跟磨坊老板先談菩提树的事，好註郡主夫人領教領教（嘲笑地）这种"力量"。

郡主　（回到小木桥上）我想起来了，最好是——（向左瞧了一眼）哦，他在走过来了。多么魁梧！

陪臣　晒得多么黑！

郡主　可是，有风度。亲爱的伯爵，我还想最好您也藏起来。

陪臣　（一惊）我，殿下，我？以我的尊严难道就为了这样一个——

郡主　快，快，伯爵。我要总管先去談，然后您，这样好让我听一听磨坊老板全套的粗野調子。那末，快点吧，快点！（走到树背后去。）

陪臣　（恼怒）这是她的消遣！（跟着郡主下。）

太阳落山了。

第十三場

磨坊主、前場人物

磨坊主　啊，总管先生。晚上好。（欲走开。）

总管　有句話。我是以殿下的名义来的。

磨坊主　她有什么事嗎？

总管　关于那棵菩提树和——

磨坊主　和哈妮契卡。再見。（走开。）

陪臣　（急忙跳上小木桥）等一等！

磨坊主　（立定。）

陪臣　（走近）我是殿下的大臣。

磨坊主　請問有何貴干？

陪臣　不用問我干什么，不过我命令，我首先命令您交出那棵老菩提树。

磨坊主　那办不到，就是郡主夫人亲自下命令也办不到。

第十四場

外祖母、前場人物

外祖母　（站在門檻边。）

磨坊主　我不能放弃这棵菩提树，因为它是我的祖父、曾祖父傳給我的；从記不清的年代起就是我們家的。它活了几百年了，要是我給了你們，它馬上就会倒下来。我怎么能让它被砍伐，任凭它的枝叶傾倒呢。在这一簇枝叶上鳥儿常常飞来栖息，歌唱。在它底下，在它的蔭影里，多少人在烈日当空的中午，在黄昏曾經休息过，今后仍要来休息，多少人在这里閑聊天，講故事，緬怀着古老的神迹奇事。一代又一代地过去了，菩提树总是护佑着他們，蔭复着他們。

外祖母　这是一棵神树，它有灵性哪，在圣約翰节的夜晚，它的叶子沙沙地发出——

总管　（譏笑地）什么宝貝啦，黄金的王冠啦，什么歌声啦，这些动听的謠言——

陪臣　全是愚昧、迷信和无知的产物。

磨坊主　您爱怎么說就怎么說好了。这您不懂，因为您对它沒有感情。这是年代悠久的遺物，也是我們的安慰，我們相信只要那棵菩提树屹然挺立，那末（指指磨坊）这座房檐也就是平安的。

郡主　（这当儿，走出来立在小木桥上）这并不粗野。倒是火热的。

陪臣　可笑的迷信。

总管　而且这种神話是危險的。

磨坊主　这个您从自己的母亲那儿也听見过的。

总管　（严厉地）我什么也沒听見过。（对陪臣）这种神話是危險的，因为它助长敌对和違命。在菩提树下很久以来就經常有不安份的人在那儿聚首，直到今天在那儿还有秘密的集会，图謀不軌。在这所磨坊里，常常隐藏着各种各样的人，有异教徒，也有逆民，等到这儿藏不住的时候，他們每次都是不留踪迹地在那边菩提树的附近隐沒了。

陪臣　那棵树必須除掉，砍倒它。

磨坊主　不。

外祖母　别忘了那句老話，誰要砍倒这棵菩提树，誰就会看到神灵显現。

总管　老巫婆，你这种話吓不跑我們。

陪臣　菩提树必得砍倒，就象你必得交出那个孤女一样。

磨坊主　（威胁地）我在这儿，誰敢象您說的那样干，我对天发誓，他得先杀了我，才能跨进我的門。我不让她去受屈辱，到你們那里去当奴隶。

总管｝
陪臣｝　造反的！你必得服从！

磨坊主　你們沒有什么可以命令我的。

郡主　可是我有！（从小木桥上快步走过来）我，郡主，最高当局，命令你。叫那位姑娘出来，我想瞧瞧她。

磨坊主　这件事，郡主夫人，就是您，我也不听从。

郡主　可是有一件事你得听从。把灯籠拿出来！

磨坊主　（一怔）怎么——干什么——

郡主　拿出灯籠来，这是你的义务。

磨坊主　（犹豫片刻，然后向磨坊走去）姥姥，来，上哈妮契卡那儿去。（走进磨坊。）

外祖母　（随下。）

第十五場

郡主、陪臣、总管

总管　（鞠躬）啊，唯有您殿下才制服了他。他是一个怎样的不法之徒！

郡主　（不理总管，对陪臣，高兴地）您满意了吧？

陪臣　很难說，殿下——我怕——

郡主　（快乐地）这个我相信。又有顧慮啦？（对总管）您去把姑娘叫出来。

总管　殿下，他——磨坊老板，您是瞧見也听見了——再說磨坊里头还有他忠实的帮工，一个木匠。

陪臣　这当口可眞不是鬧着玩的。

郡主　我只想跟那个姑娘談談，沒有别的意思，您明白吧——啊，我的掌灯人（对陪臣）我的达斐士來啦。

第十六場

磨坊主、前場人物

磨坊主　（提着一盏点着的灯籠，立在門畔。）

郡主　（对陪臣）即使当这份差，他也是漂亮的。

陪臣　（責备地）殿下！

郡主　（对磨坊主）謝謝您。

总管　（吃惊。）

磨坊主　（感到意外，然后想把灯籠挂在門額的鈎子上。）

郡主　（任性地）唔，不，您的义务尙不止于此。給我掌灯带路吧。

陪臣　殿下！

磨坊主　上哪儿去？（从鈎子上取下灯籠。）

郡主　上我有权利要去的地方。上别墅去。

磨坊主　現在，馬上？

郡主　立刻就去。

陪臣　这不可能，殿下，請您考慮考慮！天都那么晚了，路上还得穿过荒凉的林子。

郡主　正因为这样我才需要带路的和灯籠呢。您不用担心，再説我也不需要劳动您陪我。您留下好啦，我自

已去。

陪臣　那怎么行！殿下，我不能让——

总管　这是危險的——

郡主　那末——（从磨坊主手里取过灯籠）我打碎这盏灯籠算啦。要它干啥？

陪臣　（拦阻她）不，为什么要給他自由！

总管　那就更沒法子約束他了。

郡主　那末我就去。

总管　（卑微地）或許我能够——

郡主　（連忙，微笑地）不，謝謝，不必耽擱您的时間。您陪着伯爵先生吧。晚安，伯爵先生。

陪臣　殿下，我将为您悬心。（鞠躬。）

郡主　只管安心睡吧。

陪臣　（穿过小木桥，自左下。）

总管　（跟在陪臣背后下。）

郡主　（微笑地瞧着他們的背影，回身对磨坊主）咱們走吧。

月亮出来了。

第十七場

勃拉哈、然后哈妮契卡、然后外祖母、前場人物

勃拉哈　（自磨坊匆匆上）老板，哈妮契卡不肯呆在姥姥那儿。

外祖母的声音　（来自磨坊）哈妮契卡！哈妮契卡！

磨坊主　（对勃拉哈）您跟哈妮契卡說——

哈妮契卡　（冲出，但在門边站住）李波尔，别去！

磨坊主　我不得不去，哈妮契卡。

哈妮契卡　我替你去。

郡主　哎喲，你为他担心啦？

磨坊主　哈妮契卡，你愿意侮辱我嗎？

哈妮契卡　为的是不让你自己侮辱自己！

外祖母　（上，立在門边。）

郡主　（对磨坊主）您想不想留下？

磨坊主　（坚决地）您若吩咐，我們就去。

郡主　（欣喜）我們去。

磨坊主　哈妮契卡，姥姥，晚安！（对勃拉哈）好好地看守着！

哈妮契卡　（警告地提示）李波尔，你記着！（望着他們离去。）

外祖母　这盞害人的灯籠！来吧，哈妮契卡。（下。）

哈妮契卡　（跟在外祖母背后走进磨坊。）

郡主　（在小木桥上立住）您不想回去嗎？

磨坊主　（正提着灯籠走在她的前面）您害怕了吧，殿下？

郡主　走吧！

磨坊主　（向小木桥后面的树林走去。）

郡主　（跟在他后面。）

第十八場

勃拉哈、克拉斯柯娃

勃拉哈　（望着他們的背影）世上少有——弄迷了头的富貴的家伙——

克拉斯柯娃　（匆匆自左上）不在这儿，这儿沒有他——

勃拉哈　誰——

克拉斯柯娃　我的男人。这儿沒有他——

勃拉哈　可是他来过。送麦子来的。

克拉斯柯娃　这又是他的花招，好从家里溜出来。

勃拉哈　据說是跟助理教师一块去的，他，还有齐瑪——

克拉斯柯娃　还有賽特柯——啊哈——

勃拉哈　去演奏卡薩朵曲。

克拉斯柯娃　可是給誰演，給誰！再說，就算演奏吧，也无非是幌子。我不相信，一点儿也不相信，只有紙牌会告訴我；（掏出紙牌，坐在手推車上）好——您瞧这一張——紅“爱斯”——跟着来的是一張朝上的橡果，而这張綠的——啊哈——好一个卡薩朵——这是女人，（猛地收起紙牌，跳起身来）又是女人，并不是什么卡薩朵。他們上哪儿去了——

勃拉哈　据說他們上（指指小木桥后边的树林）林子里去了，

象是上别墅去的。我們的磨坊老板也去啦，他不得不去。給郡主領路，提着灯籠給他照亮。

克拉斯柯娃　是嗎？可能——（突然决定）。咱們来証明証明吧。我追他們去，他們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一面說着，一面走上小木桥）那才叫卡薩呆曲哪！（急匆匆地朝右面的树林子走去。）

第十九場

勃拉哈、米哈尔、哈妮契卡

勃拉哈　眞是个雌老虎！給老虎当老婆才合适。（走进磨坊下。）

米哈尔　（从灌木丛里伸出头来，做了个鬼臉）嘿，嘿，伊万——你去清靜地呼吸吧——对着月亮——清靜地——他們一个个全都去啦——你这第一夜眞精彩——还有音乐哪——可是，俺的时机到娄。磨坊老板出了門——嘿，嘿——

外祖母　（在磨坊）哈妮契卡！

米哈尔　（稍稍縮进灌木丛。）

哈妮契卡　（在右边磨坊背后的树木中探身張望，突然跑出来，飞快地跑过了小木桥。）

米哈尔　（愕然，但随即猛扑过去，想要捉住她）小太阳！

哈妮契卡　（已經过了桥，迅速跑进右边后部的树林中去。）

勃拉哈　（在磨坊后面喊）哈妮契卡！

米哈尔　（莫名其妙）啊！（思索片刻，然后突然）我就在这儿呆着嗎？不！（跳上小木桥。）

——幕落

第 三 幕

林中草地，长满了野菊花和风信子。左边和后边都是古老的树林。右边是空地；只有几株赤楊树挺立在一片淺沼的旁边，淺沼里躺着几块大石头，便利行人。在草地的左側，树林前是一棵古老的菩提树，枝叶婆娑，正开着花。夜晚，月亮照临，不时有云片浮过。

第 一 場

賽特柯、薩依切克、齐瑪、克拉賽克

賽特柯　（第一个从右面上，又轉回去）那就来吧，你們这群胆小鬼，这儿什么也沒有。（踏着淺沼中的石块，走上草地。）

薩依切克　（上，小心地向四面張望）什么也沒有。（踏着石块走过来）来吧，这儿啥也沒有。

齐瑪　（上）喏，我是不害怕，可是依我的高見，（在石块上走着）我想，在夜里小心謹慎总不嫌过份。人家說的好，夜有它自己的权威。白天是干活的，夜就象礼拜天，是休息的。因此，人在夜里应該睡觉。

賽特柯　因此，你在跳舞会上也睡觉。

齐瑪　你住口！当然啦，你在跳舞会上是从来也不打瞌

睡的！

賽特柯　也打瞌睡啦，而且在教堂里也照样打瞌睡呢，就象那次似的。我的两片眼皮怎么也分不开，腿也站不直啦——总而言之，我那个姿势才叫好看哪。

薩依切克　克拉賽克，您在哪儿？

克拉賽克　在这儿。（上）那是說，这儿什么也沒有嗎？

賽特柯　要么就是有你的老婆在等着你。

克拉賽克　哪里的話，她睡着啦。我的天，要是她知道了，她可要急死啦，她又得說："孩子他爹，孩子他爹，你发痴了嗎，三更半夜的，到湖边别墅去！不用說，那儿吓煞人"。

賽特柯　（故意）夜里无論在哪儿都是吓人的；到处都有幽灵和夜鬼。

克拉賽克　你吓唬人干嗎？

賽特柯　不是吓唬你！在夜里作主的难道不是林中仙女，鴞鬼，还有——

克拉賽克　别說了！

齐瑪　（一本正經地）夜是众鬼魂的王后，这一点不錯。

薩依切克　（这时候，向草地走过来一点儿，他望望天，又看看周圍的树林）喏，說是大家全那么說。可是，眞是的，在夜里人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覚，一种神圣的恐惧，不过，到底还得說这眞是美。美啊！

齐瑪　这种恐惧尤其在那凄凉的場所，象人們說的，就更

加濃厚地包圍着你。（对克拉賽克）你正走着走着，忽然間从黑漆漆的地方似乎有个人跳了出来，直瞪瞪地看着你的眼睛，倏地又不見了。只有那双眼睛你瞧得見，那可怕的眼神——

克拉賽克　您对我講这些干什么——

賽特柯　（故意）我告訴你，在这种地方有一种奇怪的草，誰要是踩着了它，就休想走脫啦。

克拉賽克　（恨恨地）少嚕苏！

薩依切克　咱們走吧。

賽特柯　还早哪，郡主还沒有到呢。（坐在菩提树下。）

克拉賽克　可是，如果有誰碰見咱們——

賽特柯　你老婆是不会来的；她睡着啦，而且一定在梦見你哪。

克拉賽克　可不是嗎。她早上总是說：我的天，孩子他爹，我做了个梦，梦見你了！我就說：梦見什么啦，孩子他媽，她就說：梦見你啦，孩子他爹。她梦見我——（坐下。）

齐瑪　（也坐下。）

薩依切克　（这时正沉思地走来走去；突然）天啊！（立即搜索口袋。）

齐瑪　怎么啦？

薩依切克　吓了我一跳。（从胸前口袋里抽出了請求书）在这儿呢，申請书。我当是丟了呢。（打开它，借着月光閱讀）唔，我想——唔，会是这样的，在郡主面前咱們精彩

地演奏以后，我就把这份請求书念上一遍，我是这样說的。（念）

既不甘餓死兮，又不愿去偷窃，

或是到处托鉢，羞辱祖国。

我业已异常怀念——

克拉賽克　（不在听他，却怯怯地向四下張望，諦听）天哪！你們听見沒有？

薩依切克　什么？

克拉賽克　好象有人在叫喚，而且那么离奇的——

賽特柯　（故意）也許是鴞鬼吧。

克拉賽克　住口，你想把它叫到这儿来，好让它扑到咱們背上或者在林子里追咱們嗎？

賽特柯　（自負地）喏，我倒想有一天見見它。

克拉賽克　那你可要画十字了。

賽特柯　我才不怕呢！

齐瑪　唔，这可难說；要是你瞧見我那次瞧見的——

克拉賽克　（紧張地）齐瑪，您？

齐瑪　这已經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一天晚上我从伏尔赫維內路过領主的林子。伐木工正坐在火边，我走过去，坐在他們旁边，我們聊着天，这时候在我們面前鴞鬼——

克拉賽克　（紧張地听着，叹了口气）哎呀！

齐瑪　就象是地下冒出来的，森林里的妖怪，鴞鬼，滿腮

胡子，毛茸茸的，周身长满青苔，头上頂着羊齿草，眼睛象是长在乱草堆里——

克拉賽克　您吓坏了吧——

賽特柯　要是我就不怕。

薩依切克　它說什么沒有？

齐瑪　唉，說啦，它就用这样的声調說的："我記得三回来地上，三回到林中，到这块地方。"那就是我們坐着的地方，你們知道，"三回来林中，可是，"他說"在这块地方象这个討厌家伙我还沒見过"。

克拉賽克　（輕声地笑）象是說的您——

賽特柯　（播嘴）于是那个絡腮胡子的鴉鬼就說啦：（模仿他的声音）你們当中要是还有洛霍伐乐队的那个第二管木簫手，那个那么怕老婆的，那个克拉賽克——

克拉賽克　（举手要揍他）你——

薩依切克　（对齐瑪）够了沒有？

賽特柯　要是我，就对着它也嚎上一場，拉拉它的胡子。

齐瑪　别造孽！（对薩依切克）它对着火呼地吹了口气，火就灭啦，連一点亮儿都沒有啦，于是一下子就漆黑了，在头頂上的树叶子里，风——（忽然一陣风吹来，树木沙沙作响。天黑了。）

克拉賽克　哎喲！（惊惧地跳起来。）

第 二 場

鷂鬼、前場人物

鷂鬼　（在后面出現。）

克拉賽克　救命啊！（画十字）它來了！（向左方的后面逃跑。）

賽特柯　（向左方的前边逃去。）

齐瑪　誰行行好，帮帮我！（急忙向右方的后面下。）

薩依切克　朋友們，看在上帝的面上——等我一等！（扔掉請求书向右方的前面逃逸。）

林子里一陣騷动后，鷂鬼消失了。于是一切又都明亮起來。月亮照着，林子靜悄悄的。舞台上空了片刻。

第 三 場

磨坊主、郡主

磨坊主　（自右上）这儿得小心着，郡主夫人，这是沼澤地（自己先走过去，然后用灯籠照着地上），这儿有踏脚石。

郡主　（望着地上）啊，多湿呀！我的鞋子和衣裳！沒有别的路好走嗎？

磨坊主　就这一条路。

郡主　这算什么路！（突然戏謔地）或許您能够抱我过去吧？

磨坊主　（愕然）抱您，郡主夫人？我？

郡主　您怕？要是磨坊的那位姑娘这样提出，您怎么办呢——

磨坊主　（坦率地）她不会这样要求的。

郡主　（感动）唔，——那她怎么办呢？

磨坊主　她会自己走过来的。

郡主　（突然挽起衣裾）就这样吧。（輕捷地踏过石块，最后耸身一跳。）

磨坊主　（訝然）啊，殿下！

郡主　她走起来比我还好嗎？

磨坊主　（直爽地）不会。

郡主　您不替她担心嗎？

磨坊主　不担心。

郡主　但是她担心您啦。

磨坊主　沒有必要；为什么要担心呢？

郡主　（反諷）您这样想嗎？（突然）現在往哪儿走呢？

磨坊主　（指指树林）这条路。

郡主　（不觉一惊）呵，那儿黑魆魆、阴森森的！（稍一犹豫，突然地）您带武器了嗎？

磨坊主　您怕我，郡主夫人？

郡主　我已置身于您的权力之下了。

磨坊主　您在这儿比跟您的臣子們在一起要安全呢。

郡主　我相信您說的。（往前走了几步）这大概就是那棵菩

提树吧？

磨坊主　我們的老菩提树，是的。

郡主　美丽的树，多么芬芳！簡直沁人欲醉了。而且这是个可爱的地方。多么清静！（凝視着菩提树）連菩提树也是沉默的。

磨坊主　要是它能够說話——

郡主　可是对于您它是会說話的。

磨坊主　对于每一个懂得的人，它都是会說話的。不过，它是秘密地說着。

郡主　为什么秘密地呢？

磨坊主　不能高声。它为人呼冤。

郡主　冤？

磨坊主　这些冤枉事您是听不到的，郡主夫人。

郡主　老百姓是满意的，不是嗎。

磨坊主　都給吓坏了，因此才閉口不語。

郡主　可是您是不会让步的。不过，发愁又有什么用呢？我累了。（坐在菩提树下）喔，在这里休息休息可眞美。（对磨坊主）只坐一会儿。您过来点。

磨坊主　（走过去。）

郡主　把灯籠放下吧。它的那一点儿小亮光在这儿有什么用——

磨坊主　（把灯籠放在她面前。）

郡主　在月光下一切变得多么魅人呵，一切都那么皎洁，

改了样子，跟我們的心灵更加接近了，即使那雪一般的花儿和沉沉欲睡的树木，也都是这样的。温暖的、馨香的夜气多么甜蜜誘人。（望望周圍，注視着磨坊主，然后突然温柔地）把灯籠放远些吧，放在一边——

磨坊主　（照办。）

郡主　喔，現在我相信了，在这样的夜里老菩提树的瑟瑟細語是能够領悟的。（望着前面，然后半玩笑半正經地对磨坊主）在这儿听講故事可美啦。您講講看，在这儿都听見些什么啦。您講吧，嗯——（稍稍迟疑）坐下吧。

磨坊主　我？行嗎？

郡主　就象人家說故事，听故事那样。

磨坊主　（坐下）也許是个悲哀的故事。

郡主　关于什么？

磨坊主　关于失去的王冠。

郡主　失去的？是誰失去了？

磨坊主　一个悲哀的国度。

一片浮云掠过月亮，菩提树底下变得幽暗了。

郡主　（輕輕地叫了一声，移坐近些）忽然那么暗起来——

磨坊主　郡主夫人，我——我——我来照着。

郡主　为什么？

磨坊主　我以为——

郡主　（高兴地）以为我害怕了。不，灯就摆在那儿吧，晃人眼睛。最好放得远些——

磨坊主　（照办。）

郡主　再远些，放到树背后去，（嬌声地）講吧。

这当儿月輪明朗地显現了。

郡主　（失望地）呵——

磨坊主　（惊訝）咦！

郡主　怎么？

磨坊主　我撿到一張折子。

郡主　是什么？

磨坊主　（閱）是申請书，一份謙恭的請求书。

郡主　这儿的人眞怪。老是鞠躬呀，請求呀的，到处都請求。

磨坊主　（辛酸地）然而，为什么請求呢！为了那些原就是他自己有的。

郡主　（冷冷地）請求书上写了些什么，怎么会在这儿呢？

磨坊主　我不知道，可是，这是我們村里的助理教师薩依切克写的。他請求——

郡主　我可沒胃口在这儿听請求书。

磨坊主　我是不是該把这份謙恭的請求书仍旧給扔掉？

郡主　不，带着吧，把它交給我，等到——

磨坊主　等到了别墅前边。

郡主　就不在别墅里边嗎？

磨坊主　我应該做的是把您送到别墅。

郡主 再进一步，到别墅里面，您就不給我照亮啦？那儿您就不陪我啦？

磨坊主 要是您不命令我去的話——

郡主 唔，您有权利！可是，如果我希望，如果我要求呢——

磨坊主 （情愿地）可以，郡主夫人。

郡主 这是騎士的作风，尤其是您正在忙的时候。

磨坊主 我倒不想忙，这儿美得很——可是家里——

郡主 哎，您倒底还是担心的。

磨坊主 （象是被刺了一下）我并不。您既然愿意，我就留下。

郡主 这我喜欢听。不用忙。多么美呵。（愉快地蜷縮着身子）那末，講吧。

这时，在右側后部响起了号角的短促的信号声。

郡主 这是什么？

在右側前面和附近立即有木簫的应和声。

磨坊主 大概是村子里的乐师們在召集預备演奏卡薩朵曲。

郡主 喔，我的天，卡薩朵！在这儿！在这个时候！走吧，走吧！咱們走吧！

磨坊主 上别墅呢，还是回去？

郡主 回去？为什么？您想上哪儿？

磨坊主 我該給您带路，郡主夫人，我就带——

郡主　带到哪儿呢，您說。

磨坊主　到别墅。

郡主　那就是了！咱們快走，躲开卡薩朵。

磨坊主　（提起灯籠，走进树林。）

郡主　（跟在他后面。）

第四場

薩依切克、齐瑪

薩依切克　（从右側的前面上，向四面張望。）

齐瑪　（从右側后面上；压低声音）助理教师先生——

薩依切克　天呵，咱們又到了这块地方啦！那个——

齐瑪　嘘，别作声，千万别提它！

薩依切克　他們在哪儿——

齐瑪　咱們来給他們打个招呼。（吹了个短促的花腔。）

薩依切克　（用木簫同时吹奏。）

吹毕，左側林子的前面响起了号角声。

薩依切克　賽特柯！

齐瑪　这个鬼东西！

第五場

賽特柯、前場人物

賽特柯　（一付狼狽相。）

薩依切克　都是您！

賽特柯　我可算尝到了。

齐瑪　克拉賽克哪儿去啦？

賽特柯　我不知道呀。

薩依切克　咱們再来給他打个信号。（吹了一个短促的花腔。）

齐瑪 }（和他一同吹。）
賽特柯 }

大家傾听了一会。

賽特柯　半点回音也沒有！他被捉去啦。

薩依切克　您才应該被那——

齐瑪　（插口）噓！别提那个可怕的名字！

薩依切克　再来吹一次！

吹毕，大家傾听着，这时候从左側的林子里傳来了哀怨的木簫声。

賽特柯　沒有被捉去！

齐瑪　噓！

薩依切克　（欣慰地）他来啦！

第六場

克拉賽克、前場人物

克拉賽克　唉，我的天，这是您嗎，齐瑪，您，助理教師先

生，（忿忿地对賽特柯）还有你，嚼舌头的。

齐瑪　嘘，别作声，最好赶快离开这儿。（向左側走去。）

薩依切克　来吧，来吧。（随着齐瑪下。）

賽特柯　克拉賽克，你剛才要是惦記着孩子他媽——

克拉賽克　（打断他）惦記着鬼，让它把你抓了去。（迅速地从左边下。）

賽特柯　（跟在他背后）孩子他爹！孩子他爹！

第七場

米哈尔

米哈尔　（自右側上；一手拿着根棍子，另一只手提着沒点的灯籠，繫在脖子上的彩带垂到胸前，站在菩提树近旁，端詳自己的靴子）靴子，小靴子，追风靴，一步抵百步；带我灵巧地飞过田野，越过山谷，一直向前，向前，不循車軌，不沿大路，沒有鞋跟，不留脚痕。我如今扔下他們有八丈远啦，現在就在这个水边（指指沼澤地）等候，埋伏。我的小太阳要打这条路上过，我就在这儿等候，埋伏。（一片浮云遮住月光，阴暗了）米克尔，米克尔，你是說燃就燃——（向灯籠吹了口气，灯芯馬上亮了）亮，小灯芯儿。（突然轉身向左側的前面，听了一下，然后連忙遮住灯光，坐在菩提树的暗影里。）

第八場

弗朗茨先生、枪兵、米哈尔

弗朗茨　（在左侧前部的树林中）那末，您是枪兵，是老战士嗎？

枪兵　（在同一地方）那是説，他們先去了，公事房的先生。我并不害怕。

弗朗茨　您快走吧。（几乎是推着枪兵上。紧張地向四周張望。）

枪兵　我会害怕？我，一个老战士？在土耳其边界我都呆过。

弗朗茨　这就是那棵菩提树，咱們該等在这儿。

枪兵　这是一道古怪的命令。

弗朗茨　总管旣然命令——

枪兵　您說得对，命令是命令。就看他，总管先生，怎么办成这件事啦——

弗朗茨　办得挺好：磨坊老板出去了，姑娘在家里跟着老——

枪兵　可是勃拉哈——

弗朗茨　难道还制不了他！如果有必要，就把他捆起来，把姑娘带到爵府去，再到这儿来把菩提树給砍掉。

枪兵　我倒宁愿上那儿去。到这儿来干什么。

弗朗茨　謀划是謀划。要是磨坊老板恰巧从别墅回家去

怎么办呢。咱們就拖住他，不让他走，至少不让他馬上走，这是咱們必得办到的，帮手会来的。这棵菩提树要看守着。在这儿賤民有个藏身的地方。总而言之：看守着。（向四面望望，抑制着恐惧）可这个地方，（叹了口气）多么怪。（突然）您真的放过哨？

枪兵　天呵，不管白天黑夜，命令一到就得去；而且多半是在夜晚。

弗朗茨　在夜里您不害怕嗎？

枪兵　我倒乐意在夜里呢；我是一覺睡到大天亮。

弗朗茨　換了我就連眼睛眨也不眨一下。

枪兵　（向四面望望）唔，您曉得，公事房的先生，这个地方好象变了样了，特别是在夜里。何况这儿的傳說可多着哪。

弗朗茨　（打断他）別說了，我知道。不过，您——您是不害怕的。

枪兵　我？我——我不怕。命令是——

米哈尔　（露出灯籠，菩提树下射出了亮光。）

枪兵　命——这是什么？（指指菩提树。）

弗朗茨　圣母瑪丽亚！（躲在枪兵背后）什么，这——这是什么？

月亮突然呈現，清晰地照耀着。

米哈尔　（在明彻的月色中一动不动地坐着，做了个鬼臉）我今天想溺死个人。

弗朗茨　上帝呵！（朝左边林子逃窜。）

枪兵　等等我，公事房的先生。（跟在他背后逃下。）

第九場

米哈尔、然后克拉斯柯娃

米哈尔　（在菩提树下一跃而起）这下子他們再也不会来啦。現在，月亮，照吧，照吧，你呀，我的小太阳，快来吧！（向右張望）哦，已經来啦！（退到菩提树的阴影中。）

克拉斯柯娃　（自右上，站住，向四面望了一下，瞥見米哈尔。毫不畏惧地，厉声）菩提树底下是誰？

米哈尔　是我。

克拉斯柯娃　看来，他是个嗡鼻子。（鋒利地）您究竟是誰？

米哈尔　（緘默。）

克拉斯柯娃　（更为鋒利地）唔，說呀，干嗎不开腔？要是个好样的，就到亮处来。

米哈尔　（吹熄灯籠，走出）我是个做小买卖的。

克拉斯柯娃　（打量他）您？

米哈尔　我从柯斯洛夫赶集回来，迷了路啦。

克拉斯柯娃　难道那儿今天有集嗎？您的貨呢，在哪儿？

米哈尔　（指指彩带）在这儿，这是剩下的，别的全卖光了。

克拉斯柯娃　（犀利地）我敢說这样的彩带沒人要。（譏誚）

那末，这次集不錯吧。皮靴匠一定生意兴隆，还有卖瓦罐的[1]——

米哈尔　您怎么想到这些，为什么——

克拉斯柯娃　（狠狠地盯着他）因为那儿有个衣角上滴着水珠子的。他一到集上，皮靴匠的皮靴馬上就卖光了。（加重口气）这个您总知道。

米哈尔　（支吾）唔，知道。这有什么，要是——

克拉斯柯娃　且慢！您住口！他从卖瓦罐的那儿买上好多小罈子，为的是要装，您曉得，（进攻）魂灵儿。这个您一定也知道。

米哈尔　（慍怒地）别噜苏——我——（欲往沼澤地。）

克拉斯柯娃　（拦住他的去路）慢着，等我說完了；我們那一个也是这样的，您知道，我們的那个水鬼。

米哈尔　什么我們的——跟我有啥关系。（欲从右面往沼澤地。）

克拉斯柯娃　（不放他过去）不許上那儿去，那儿是水沼。我們那一个，大概您总認識的，就是洛霍伐的水鬼，那个老呆在洛霍伐磨坊旁边的——

米哈尔　（想要轉换話題，脫口而出）那儿出了事啦！

克拉斯柯娃　什么！您既然是从柯斯洛夫集上来的，怎么会知道这些？

米哈尔　我是在这儿听来的；有两个从爵府来的人說的，

① 照捷克的民間傳說，水鬼往往将溺斃者的灵魂扣在一个个的小瓦罐里，排列在架子上。——譯者注。

他們說总管到磨坊去找哈妮契卡，呃——就是那个孤女，要把她带到爵府去——嘻嘻——

克拉斯柯娃　（怒）您还笑？

米哈尔　我笑的是总管，因为巢儿是空的。姑娘追磨坊老板去啦，磨坊老板給郡主带着路从这儿（指指身后）到别墅去啦。他不在家，可是姑娘呢，也不在。

克拉斯柯娃　（感到意外，严厉地看着他）于是您——您——做小买卖的，大概是在这儿候着——

米哈尔　（知道露了馬脚，又想往沼澤走去）让我走！

克拉斯柯娃　一步不許动！不許动，老老实实地站在干地上，不許到沼澤里去，不許到水里去——这样說，哈妮契卡跑了。

米哈尔　乐师們上——

克拉斯柯娃　（插嘴）什么！您瞧見他們啦？

米哈尔　他們上村里去啦。

克拉斯柯娃　（一怔，但立即鎮定）哈哈，做小买卖的，您想叫我找他們去，对不对？这是您在集上听見的？站住！我說您在干地上一步不許动！您想到沼澤去。

米哈尔　（恨恨地）您拖住我究竟干什么？

克拉斯柯娃　我不放您到水里去。

米哈尔　我把您——

克拉斯柯娃　什么？把我？您要真是个做小买卖的，或許我倒会怕您。或許，我說是或許，可是您，衣角上

挂着水珠子的买卖人——

米哈尔　（撒野）你放我走，要不然我把你——

克拉斯柯娃　（手叉着腰）来吧，啱，你过来呀，水鬼。在水里你的力气大，这个我知道。在水里！可是在旱地上，九个蒼蝇也比你强，别說是我了，你这个水里的家伙。白天你弄停了磨坊的輪子，整晚上你轉来轉去的，唧噥着，嗚咽着，不让規規矩矩的姑娘們安靜——現在你听着，給我說老实話！

米哈尔　你是个雌老虎！让我走！

克拉斯柯娃　得先給我說老老实实的眞話。助理教师和乐师上哪儿去了！是到村里去了嗎？

米哈尔　沒有。我听說他們要給郡主演卡薩朵曲，上那边去了。（指指树林。）

克拉斯柯娃　到别墅去了。哈妮契卡追磨坊老板，你呢，就在这儿打埋伏。她还沒有过去嗎？

米哈尔　别糾纏！

克拉斯柯娃　你說，不然——.

米哈尔　（悻悻然）沒有过去。

克拉斯柯娃　噢——总管的事是不是眞的？磨坊老板不知道吧。

米哈尔　他怎么会知道呢。他領着郡主上别墅去啦。

克拉斯柯娃　带我上那儿去，你！

米哈尔　（吃惊）我？（恼怒）不！

克拉斯柯娃　馬上就走！灯籠点上！（狠狠地瞪着它，举起右手，口中念念有詞）

当圣約翰給耶穌救主施洗的时候，

夜里的鬼怪，你在何处。

从水里滚出来！

米哈尔　（惑黯不安。）

克拉斯柯娃　还不走？你要我拿出繩子来把你拴上？（掏口袋，象煞真带着繩子）我把你捆上，把你綁在火燙的炉子上，把磨坊老板和勃拉哈叫来。

米哈尔　（惊悸，不安）不，别！

克拉斯柯娃　那就上林子里去。領我去。点上灯！

米哈尔　（朝灯籠吹口气。灯芯亮了。）

克拉斯柯娃　快点儿，你这个衣襟儿湿淋淋的买卖人！（牵住它的衣角。）

米哈尔　（做着鬼臉向树林走去。）

克拉斯柯娃　（跟在它后面。）

一

换 景

林中别墅的阳台，其前沿呈弓形向后突出；在这个圍着栏干的突出部分的两旁，各有寬闊的石級向左和向右伸到湖畔。阳台上左右各有一門，通别墅的两厢。阳台下面是树木。向后望去是小湖尽头的一片广闊的树林。夜里；一輪明月高挂林端。

第 一 場

伊万

伊万 （从左面的阶梯走上阳台。四面望望）哈也沒有，靜悄悄的；可是在楼下我怎么好象听見别墅里响着人的声音。（諦听了一下）哈也沒有。（走到两扇門前）关着的。（回身，斜坐在栏干上）靜悄悄的，我就喜欢这样。水，林子，沒有一点儿人的声音。（滿意地吁了口气）听不到吟詩，也听不到叹息——月儿啊，你可清靜啦。在这儿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沒有討厌的嘻嘻哈哈的人声，你一定高兴吧。你不愿意从这个清靜的地方移开，你不愿意越过那边广闊的树林离去吧。（滿意地）啊——（突然一顿，傾听）有声音！（傾听）人的声音！

（气憤地）誰那末大胆，誰故意跟我——

可以听到右面門鎖中鑰匙轉动的声音。

伊万　（急忙退到左边，走下石級躲着。）

第二場

侍女、然后尙、前場人物

侍女　（快步上，却十分惊奇地站住）啊！

尙　（随上，拿着两把椅子，放在右边門的附近）覺得很奇怪，是不是？这就不再埋怨郡主把咱們派到了这儿来吧。

侍女　（走到栏干边，向下張望）喔，水，小湖——可是树底下黑漆漆的。

尙　（机密地）人家說，那儿有——

侍女　（打断他）又来啦？尽說那些个鬼呀，神呀的，一路上把我的魂儿都快吓掉了。

尙　这只是我听来的，再說，上帝与我們同在，邪灵退避。关于这座阳台的事，我可什么也沒有說过啊。就是那个死了的神父的事，我眞的啥也沒說。沒說，是不是——

侍女　（一跳离开了栏干）够了，别說了，您要把我从这儿赶走嗎。来吧，咱們最好去把桌子抬来。（突然）郡主夫人眞的吩咐过要咱們把桌子抬到阳台上来嗎？在这种时候，三更半夜的？

尙　“你跟苔丽涉到了别墅”，她說“就給我在阳台上摆好桌子”。

侍女　可是，您沒有告訴她那个神父的事吧。

尙　沒来得及說呀；如果来得及，我就会跟她說，从前有一回，那是好多年以前啦，有一回半夜里，老爷們打完猎回来正玩紙牌呢，死了的神父，就是那时候当权公爵的已故的兄弟，出現啦。本来应該神父継位的，可是他受騙了，被人送进了修道院，在那儿他死了。而他突然——

侍女　（連忙向房門走去）还是去抬桌子吧。（立在門檻边）不过，这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您說。

尙　什么——

侍女　喏，就是那个神父——

尙　那个死了的神父突然間出現在他兄弟的背后，瞧着他的牌，阴森森地，正是子夜时分——

侍女　桌子！桌子！（慌忙走进門內。）

尙　（跟着她。）

第三場

伊万

伊万　（小心翼翼地上）絮絮叨叨的女人，多嘴多舌的老头儿，而且还有郡主，还有天曉得的誰。或許还会在这

儿住下呢——去他們的——（拿两把椅子全搬到左边，并且四脚朝天地擱着，然后又退到左边的阶梯上去。）

第四場

侗、侍女

侗　（和侍女一同抬着桌子上）过去点，还要过去点，行了——

侍女　那是說伯爵真的不来嗎？

侗　我想，他不会来。可是您干嗎逃？

侍女　我怕那——好象总在我背后站着似的——哎——

侗　站着那个死了的神父嗎？

侍女　他不出現了嗎？

侗　有时候出来。

侍女　（輕叫了一声，想要走开。）

侗　您瘋了，苦丽莎？还有椅子呢。（看看右面）这儿沒有。我不是放在这儿的嗎。

侍女　（惊訝）在那儿哪，四脚朝天啦！

侗　您干嗎把它倒放着？

侍女　我碰也沒碰过它呀。

侗　这不可能！

侍女　您想想看，我可一步也沒有离开过您。

侗　我是放在那儿的，可是現在——就在咱們去抬桌子的时候——

侍女　那末，是誰，誰——誰会——也許是那个——哎——

倘　那个死了的神父。可是还沒到子时哪。

侍女　离开这儿吧，走吧，我害怕极了。

伊万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侍女　听見沒有？（一把抓住倘的手）走吧，我求求您，走吧。（拉着倘一同向門口走去。）

倘　可是，苔丽莎，这也許是咱們的錯覚——（站在門边，回头看了一下。）

伊万　（一动不动地站在右面石阶的最上一級，不作声，两眼駭人地瞪着。）

倘　哎呀！（不自覚地画十字。）

侍女　（惊呼，窜入門內。）

倘　（随下。）

門砰的一声关上。可以听到急迫慌張的鑰匙轉动声。

伊万　这下子可以太平了吧。（走到栏干边；斜坐在栏干上，从腰里抽出烟斗来，点上火，然后俯身向下寻覷）灯籠！在树底下的黑影里——穩穩地擎着（向右面的石級探望）。两个人，而且一直往这儿来啦。好忌妒的人类。（迅速地走到左边，自台阶下。）

第五場

磨坊主、郡主

郡主　（在右边的台阶上，尚未出场）照照这儿——对了——喔，一切正象我想象的那样。栏杆，古老的裂了縫的台阶——

磨坊主　（站在右面台阶的最上一层，手里提着点着的灯籠。）

郡主　（上，立住）这里——（观賞建筑物）啊，一所别致的、有趣的、荒廢了的建筑物——整个房子和裝飾都是有风格的。喔，逝去的年代在发言——（回身向后）还有那儿！（赶忙向栏干走去，默默地望了一会，然后）这里又是另一种艺术。这是詩，是无声的音乐。小湖象在月光下睡着了——多么神秘魅人啊——（突然轉身）。您以前上这儿来过沒有？

磨坊主　象这样的夜晚从来未曾来过。

郡主　您喜欢这儿嗎？

磨坊主　（发自內心）美丽的夜啊。

郡主　瞧他說的！在这样的夜里，美梦偷偷地爬上了心头。（对磨坊主）多么寂寥！

磨坊主　您，郡主夫人，在这儿不覺得害怕嗎？

郡主　害怕？（沉思地凝望着他，过了一会，然后醒覺）您干嗎还提着那盞灯籠？

磨坊主　免得忘了——

郡主　忘了什么？

磨坊主　（略为迟疑）忘了自己的义务。（把灯籠放在栏干上，站在它旁边。）

郡主　您所做的比您应尽的义务还多。我感謝您。可是，先休息休息再往回走吧。您説过的，不必匆忙，而且您家里——

磨坊主　一会儿不妨事。

郡主　坦白地告訴我吧，您剛才不得不陪我出来，是不是惱恨。

磨坊主　（連忙）不，郡主夫人。

郡主　可是当时您不愿意出来。

磨坊主　我按照您的侍从們来判断您了。

郡主　您，也不象我听到的那样。

鑰匙的轉动声。

郡主　（不悦，詫异）

第六場

佝、前場人物

佝　（开門，小心翼翼地探身張望）謝謝上帝！（走进，眼睛顾視着左边的石級。）

郡主　啊，老佝。我現在还不要什么呢。

佝　殿下，我——（回顾左边。）

郡主　苔丽莎呢——

佝　在最后边的房間里。她害怕。

郡主　您也害怕吧。那就也上那儿去躲着，等我叫您。

倘　（迟疑，眼睛瞟着左边）殿下，我还是——

郡主　（不耐烦）快去吧。

倘　（走出去）可是，如果那个幽灵在她的面前出現呢。（自右下。）

第七場

郡主、磨坊主

郡主　他們害怕了。这也难怪。方才最后的那段路，明亮的月光和黑沉沉的阴影，在荒野中是多么神秘——（更輕声地）正是各种各样的神秘事物发生的时間和地点，而且——（嫵媚地对磨坊主）也是講故事的时間和地点。这会儿您好講了吧。（魅人地）說吧。（走近他。）

磨坊主　（开始陷入迷惑中）郡主夫人——講什么呢——我——就講——

郡主　就講您說过的。

磨坊主　那末，我就講吧——

林中傳来两管号角的短促的合奏声。

郡主　喔，多么柔和的声音！象是感人心灵的祝賀，是美丽的夜的祝賀。

磨坊主　大概是他們在找——

郡主　（連忙）不，不，誰的名字也别提。我不想知道是誰

的手指誰的嘴唇吹起了这样的和声。我只要听。您听——（又是短促的合奏声）号角声怎样在黑暗寂静的林子里迴旋——怎样在远方愉快地消逝了。在消逝快完了的当儿却又轉为一縷静静的回响——（回到他的面前，弯着身子看他）您听見嗎——

磨坊主　（迷惑）在这样的夜里，我听見过古老的——

郡主　唉，干嗎讲过去的事呢！在这样的夜里，喚起了心灵的——

磨坊主　（較低声地）郡主——夫人——

郡主　（打断他）够了！不要这样的称呼。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字眼也会把感情給一下子冻僵了的。别把那剛开始歌唱的小鳥儿給吓跑了。

磨坊主　（抵御）怎么可能呢，您这样对我——

郡主　（打断他）我信任您。

磨坊主　我反对您——

郡主　喔，不，已經不反对了！您不会的！您将与我一同走。

磨坊主　上哪儿？（一惊，手肘碰着了灯籠）啊，灯籠，这——

郡主　那有什么，灯籠已經不再是您的絆脚石了。跟我一块儿到城里去，到宫里去——

磨坊主　到城里去——我！到宫里去——

郡主　您在这种地方很可惜。您是另外一种人材，我要您上宫里去。那儿对于您更好些，那是另一种世

界——

磨坊主　把这儿的一切都抛下嗎？离开自己的田园，自己的（这种思想使他惊惧；突然），郡主夫人，您让我去吧！

郡主　（低声地，引誘）您害怕啦？

磨坊主　我害怕，我怕您。

郡主　（温柔地）怕我，就因为我要把您从这片洼地上提拔出来，好让您过另外的、更好的生活？您将被提升为官府的——

磨坊主　这样我的义务就比这盞灯籠更多了。

郡主　您要是去的話，我就免了灯籠給磨坊的限制。

磨坊主　那末，就让古老的菩提树任人砍伐——

郡主　一棵老而无用的树算得了什么。

磨坊主　还有哈妮契卡——

郡主　这样一个平平常常的姑娘就能拖住您嗎，为了她您就甘心放弃名位、权力，为了她您就甘心毁掉自己光輝的前途啦？

磨坊主　我并不想望权力——

郡主　可是一旦有了它，您就可以为自己的人民謀福利。

磨坊主　（被眩惑）为自己的人民謀福利！那些可怜的、渴望权利的人——可是，我怎么会呢，怎么有可能呢——

郡主　您不相信我嗎？

磨坊主　現在我相信，可是首先我得——在家里——

郡主　不；不能犹疑，馬上就决定吧，（誘惑地）去吧，您去吧——

磨坊主　（动摇）郡主夫人——

右面的台阶上突然响起了克拉斯柯娃的声音。

克拉斯柯娃　你这个鬼！你們快逮住它！

賽特柯，齐瑪，克拉斯柯娃的嘈嚷声，然后是落水声和一声嘶叫。

伊万　（在台阶上閃过，伏在栏干上探望。）

克拉斯柯娃　磨坊老板！磨坊老板！您在这儿嗎？

磨坊主　（向声音傳来的那个方向轉过身去）我在。什么事？

克拉斯柯娃　我給您报信来了。

磨坊主　（摆动灯籠）在这儿，我在这儿——（然后忽地把灯籠放在栏干上，走下台阶）什么事？

第八場

克拉斯柯娃、前場人物、然后尙

克拉斯柯娃　（自台阶上，但未走到上面）哈妮契卡在这儿嗎？

磨坊主　哈妮契卡？她怎么会在这儿？出了什么事啦？

郡主　（自語）这是伯爵搞的什么——

克拉斯柯娃　哈妮契卡追您来了。

郡主　喔！

磨坊主 （惊）我却在这儿——

克拉斯柯娃 （走上，站在門边）哈妮契卡跑出来以后，他們就上磨坊找她去了。

磨坊主 （狠狠地）誰？

克拉斯柯娃 总管。

磨坊主 （回身对郡主）您听見沒有？

克拉斯柯娃 （嘲笑地）可是去晚娄，哈妮契卡早跑了——于是他們就直奔菩提树去了。

郡主 这不会的！

磨坊主 您怎么知道的呢？

克拉斯柯娃 是那个水鬼，水里的鬼告訴我的。就是你們的水鬼，在你們磨坊里的那个。他躲在林子里的草地上，在老菩提树底下，等着哈妮契卡呢，我把它逮住了。逮住了，是我，雌老鴰，老鴰，这是您給我起的尊号；可是，老鴰是有用場的鳥，我叨住了水鬼，制服了它，在旱地上押着它，踏着樅針来到了这儿。我本来可以把它带到您的眼前，可是在这儿，在楼下，我遇見了三位王爷，三个垂头丧气的醉鬼，因为第四个不見了，就是他們領队的助理教师，我剛剛对他們瞟了一眼，水里的家伙就从我手里掙脫了，他一感覺到湖水，力量馬上就大了，他一掙脫，扑通一声就跳进水里去啦——

磨坊主 哈妮契卡哪儿去了？

克拉斯柯娃　这个我不知道。

磨坊主　菩提树呢——

克拉斯柯娃　就象我方才說的，他們上那儿去了。

磨坊主　（对郡主）您听見沒有，郡主夫人？眞慚愧呵，眞慚愧，您竟然插手这样的事，把我引到这儿来，纏住我。原来是这样，您才慫恿我到城里去，您才許我那些个好处，好让他們偸走哈妮契卡，践踏我的权利，砍掉菩提树，笑話它，笑話我們——

郡主　您冤枉我了，这件事我一无所知。

磨坊主　現在您矢口否認吧，可是，您的同謀者全要遭殃！（从右面的台阶匆匆下。）

克拉斯柯娃　（睁大眼睛，十分惊异地站在台阶上，望着走下去的磨坊主，之后，向下招呼乐师們，自己走下几級，压低声音呼唤）克拉賽克！齐瑪！

郡主　（叹息）充满神秘的、寂寞中的平靜！我的梦！啊，人的心呀，你不平靜，你跳到哪里，哪里的和平就飞了。这次出来原是要考驗他，懲罰他的，誰知道我自己却受了懲罰。他怎么样想我呢！这些个討好的随从，他們弄得我落进了这样的境地！叫人怀恨我。这都是我的梦招来的——（从左面的門下。）

侍　（提着灯籠随下。）

第九場

克拉斯柯娃、伊万、齐瑪、克拉賽克、賽特柯

克拉斯柯娃 （这当儿已經下去了，但又走上来，点着头，扭轉着身子。当她走到最上一級，回过身来看阳台的时候，伊万突然出現在她的对面，在左面台阶的最上一級。）

伊万 （一动不动地站着，象方才吓唬倘和侍女似地吓唬她。）

克拉斯柯娃 （向旁边啐了一口）我才不怕这个呢！你原来是这付长象嗎？是你改了样儿啦？还是你是米克尔的叔叔！这个模样多丑啊。唔，你过来呀！过来！（突然）来人哪，你們人呢，克拉賽克，賽特柯，殿下和那些个卫兵們，你們人呢，快来，来逮妖怪！（扑过去。）

伊万 （消失。）

克拉賽克 （跑上）我的天，孩子他媽！

賽特柯 （跟上）什么事？

齐瑪 （跟上）克拉斯柯娃！

克拉斯柯娃 它在这儿的，水鬼——

賽特柯 （玩笑地）就是你跟他在林子里蹓躂的那一个嗎？

克拉斯柯娃 而且是我摟着它的脖子的那一个。也可能是另外一个。不过我的那一个，賽特柯，告訴您，我的那一个也要再逮了来。逮来以后，代替您挨揍，賽

特柯。再說，我要是有功夫，現在就給您一頓；可是郡主走了，我得找磨坊老板去。（从右面台阶下。）

克拉賽克　我的天，咱孩子他媽，她总是那么温柔——

齐瑪　不是吹，我說——（走出去。）

賽特柯　我們呆在这儿毫无意思。（下。）

克拉賽克　（跟在他后面）我的天，孩子他媽，她找得我好苦；她多么心疼我！（下。）

舞台空了片刻。

第十場

伊万、然后米哈尔

伊万　（自左面台阶上）那个雌老虎走啦，这些人（指指門）也一定要走的。可是那一个在这儿呢！（俯身在栏干上）米克尔！米克尔！（后退，在右面台阶的最上一层等了片刻。）

米哈尔　（謹愼地，惴惴地站在左面台阶的最上一层的附近。丧魂落魄地）伊万！那个小雌老虎走了嗎？

伊万　走了。唉，沒想到咱們这样快又碰上啦。我跟你說过的吧！而且制服你的不是磨坊老板，倒是个女人。你听見她說要把你怎么的吧。

米哈尔　听見了。

伊万　要是我，我就不去了。

米哈尔　我是不去了。

伊万　她会逮住你，把你——

米哈尔　况且我，我会——在那儿——伤心死的。

伊万　傻瓜！还在单相思呢！那末你现在打算上哪儿去呢？

米哈尔　（可怜地）到天涯去，另外去找一块有水的地方。可是今天让我留在这儿吧。

伊万　就今天一晚上，多了可不行。而且不准长吁短叹，不准哭哭啼啼。我爱清静。（下。）

米哈尔　（走上阳台，悲哀地凝视着前面，然后对着右面满怀渴望地张开双臂）啊，我的小太阳！

——幕落

第 四 幕

景同第三幕开始时。月光照耀。

第 一 場

哈妮契卡、然后薩依切克

哈妮契卡 （自右上；敏捷地踏过石块，立在菩提树近处）老菩提树啊，——你还記得他嗎——

薩依切克 （自左边林中上；一怔，然后快活地）哈妮契卡！你吓我一跳，我还当是林中仙女呢。

哈妮契卡 喔，林中仙女是常到这儿来的。但是，你在这儿干什么，他們呢？

薩依切克 他們上别墅去了。我不得已只好回来。唉，我把那張韵文請求书給丢了。有可能，我想，一定丢在这块地方啦，就是在这里，我們（怯怯地回头看看）可吓掉了魂。

哈妮契卡 什么——

薩依切克 不，不，我不敢在这儿說。但是，你是怎么回事，你上哪儿去？

哈妮契卡　找李波尔去；他带領郡主上别墅去了。

薩依切克　他！磨坊老板！唉，我快把請求书找到了吧，（开始寻找）沒有請求书，卡薩呆演奏不成。

哈妮契卡　咱們一块儿去吧。

薩依切克　馬上就走——难道不在这儿嗎——（跪在地上继續寻找）我在这儿念的——找不到——哪儿也沒有——

林中傳来悠悠的乐声。

薩依切克　（停止寻找，跪着諦听）天哪，哈妮契卡，你听見沒有？

哈妮契卡　听見了。

（林中响起了仙女的低歌）

田塍間，山坡上，
牧人的篝火旁，
花园里，壁炉前，
宮殿的廢墟上，
在曠野，
在人类的坟場，
处处飄散着馥郁的芬芳
百里香——

哈妮契卡　（悄声）你明白嗎？

薩依切克　（激动，低声地）唔，我明白。

林中傳来幽靜的乐声。

薩依切克　（狂喜）多么美妙的声音啊，仿佛是从很久以前的清夜中响起来的。仿佛是从遙远的，从童年时代輕輕地飄过来的。我似乎又和妹妹一同在靜听着，在搜寻着去世了的媽媽的眼光。媽媽的眼光深深地温暖着我們的心，象是射到林泉深处的光芒——

赤楊附近出現了一个林中仙女，同时在后部的林中也出来了两个，右面又是几个，她們象羞怯的麋鹿似的張望一下立时不見了；于是，在树背后，在草地上，馬上又出現了另外的。

薩依切克　天，这是梦，是梦——哈妮契卡——（悠悠的乐声戛然中止，仙女消失了。）

哈妮契卡　（紧張地）他們来啦！

薩依切克　誰？

哈妮契卡　逮我来了，他們要把我带走——

薩依切克　快跑，快跑，这儿，林子里去。

哈妮契卡　已經来不及了。你听見沒有？

第二場

枪兵、弗朗茨先生、前場人物

弗朗茨　（在幕后，左边树林的边緣）不用害怕。

枪兵　我难道害怕啦？（上，胆战心惊地向四周望望）我想它走了。

弗朗茨　（随上，战战兢兢地扯着他。）

这时林中仙女从四面八方涌出来，手牵手地拉成圆圈繞着菩提树。幽靜的乐声。

枪兵　（震惊）这是——这是——公事房的先——

弗朗茨　（回身窜逃。）

枪兵　公事房的先——生！（跟着他逃进林中。）

菩提树的枝干分开了。

哈妮契卡　（走进去。）

薩依切克　我为你担心。

哈妮契卡　救救我吧。

月色朦朧，乐声隐沒。

林中仙女　（消失。当月光重明时，她們又站在菩提树前。）

薩依切克　（独自，惊呆了。忽地轉向菩提树）哈妮契卡！哈妮契卡！

第三場

总管、几个手持斧、鋸的村夫、被綁着手的勃拉哈、薩依切克

总管　（自右上）在这儿，准在这儿；这就是那棵該死的菩提树。嘿，瞧，助理教师先生。你在这儿干什么——

薩依切克　对不起，我們打算演奏卡薩朵曲的。

总管　（諷刺）卡薩朵，在这儿！演奏給誰听，嗯！瀛三，你——（突然出其不意地）磨坊里的丫头在哪儿？

薩依切克 （惊）哈妮契卡——

总管 （儼然象煞确有把握）她剛才在这儿的。

薩依切克 （不知所措）在这儿的——那是——

总管 她在哪儿，哪儿去了？

薩依切克 对不起，这我不曉得。

总管 她就藏在这儿。

薩依切克 对不起，这我不曉得。

总管 不曉得，你不曉得！你跟磨坊老板是同党，还会不曉得。你一定曉得这里有个隐蔽的地方。講出来。

薩依切克 隐蔽的地方，我不曉得。

总管 那个丫头在哪儿，这你也不曉得。好啊！还是个教师，是青年人奉公守法的师表哩！原来是个造反的。

薩依切克 （惧怕地）对不起，不，我不是，尊貴的总管大人——

总管 你是的，而且多么狡猾、倔强。想进城里的学校去当教师，当圣乐队的队长，这个，好；拿丰厚的束修，津貼，多少斤的木柴，組織圣乐队，这个，好；让神父送你很多錢，这个，好——

薩依切克 （阴郁地）天啊，天啊！

总管 可是忠于最高当局，說出丫头在哪儿，这个，不。

薩依切克 尊貴的总管大人，您可怜——

总管　可怜你！你可怜可怜自己的道妮契卡吧。她等着，等着，多么想結婚，而現在，要是她能够，要是你能够进城里的学校——你就能够得到她——可是，必須講出来，那个孤女在什么地方，論理她是最高当局的。想想道妮契卡吧——

薩依切克　（痛苦地自語）得到道妮契卡，坐在管风琴前面——

勃拉哈　要是您說出来，您就是个在阴沟里打滚的一文不值的东西——

总管　（轉身对他，暴怒地）住口！（对薩依切克）那末——你要是講出来，明天馬上就到城里当教师去。

薩依切克　大人——天哪——要是我講了，哈妮契卡会怎么样呢——她会遭到什么呢——

总管　凭权利和权力，她将到宮里去当侍女。

薩依切克　（挺直身子，坚决地，大声）不，这不行！我不說！

勃拉哈　（欣喜地）助理教师先生！

总管　（狂怒）你这个穷教員，竟然胆敢这样，这样？一个助手？不过，你已經不再是助理教师了，从此刻起就不是了：我把你給解雇了。

薩依切克　失业了！

总管　要是不講出来，就把你解雇了，送去当兵。

薩依切克　（沉默。）

总管　那末，你不講。

薩依切克　不講。我不服这样的暴力，讓哈妮契卡受屈辱、被沾污——

勃拉哈　上帝报答您！

总管　那末不了。（对村夫們）干掉菩提树。立即砍倒它，不用客气。

薩依切克　（震惊，不自觉地靠在菩提树上）砍倒——

总管　赶快，你們快点！

村夫甲
村夫乙　（手持斧头走向菩提树。）

村夫丙　（拿着鋸子。）

薩依切克　（忽然不自觉地想起哈妮契卡唱的歌来，惊惶地自語）一斧头砍下去，木头叹了气。

村夫甲　（对薩依切克）走开！

薩依切克　（不动。）

村夫乙　（推开他）走开，我說！

总管　动手，砍！

薩依切克　（顫抖地自語）鮮血涌出来，（突然）等一等！

村夫　（垂下举起的斧头。）

薩依切克　（拱手，对总管）仁慈的——看在上帝份上，留下它吧！

总管　瞧吧，連菩提树的事居然也管起来了！或許——哦（領悟）原来在这里头！（凶暴地对村夫）动手，先砍，后鋸，快。

薩依切克　（奋力向菩提树扑去）不，别砍，不能砍，因为——

第四場

磨坊主、前場人物

磨坊主　（自左边的林中冲出）你們敢——（大声对村夫們）走开！（搶过一把斧头。）

薩依切克　天啊！

勃拉哈　（挤到磨坊主面前，举起绑着的双手）老板！让我帮您——可是，您瞧，（把手給他看）这些混蛋把我——

磨坊主　（割断绳子，站在菩提树前。对总管）过来，您走过来呀，总管先生。（对村夫們）誰要是动一动——

勃拉哈　（站在磨坊主旁边）有誰胆敢——

薩依切克　（对磨坊主）哈妮契卡藏起来了。（站在他旁边）藏在这儿，菩提树里。

总管　造反啦！（对村夫）胆小鬼，上呀！

第五場

陪臣、前場人物、陪臣的仆人

陪臣　（自左边树林上）磨坊里的丫头呢！

总管　不見了；我們到磨坊的时候，她已經跑了。

陪臣　嗅？丫头跑了，菩提树到現在还是原封未动。总管

先生，您庇护他們。

总管　我，伯爵先生？（指磨坊主）您这就明白了。

陪臣　（这才看見磨坊主）您在这儿！郡主夫人哪儿去了？

磨坊主　您还用問。难道您不是很清楚，而且全盘都清楚。

陪臣　您手拿斧头——

磨坊主　这个您总懂得吧，要是不懂，那您会懂得的，只要他們动一动，想砍我的菩提树。

陪臣　发瘋了嗎！（譏諷地）您只是一个人，而和您作对的是，盘算盘算吧，和您作对的是什么人。要是您不乖乖地躲开，不屈服——

磨坊主　不。虽然我只是一个人，我能坚持，不交出哈妮契卡，不让她受屈辱；我将保卫自己的权利抵抗一切人，我不放弃自己的权利，不，永远不，哪怕我会在这儿倒下——

陪臣　（怒）那就动手！

勃拉哈　（对村夫）你們能听从外人的話打自己人嗎？

村夫　（本欲上前，迟疑。）

陪臣　揍他！

第六場

克拉斯柯娃、克拉賽克、齐瑪、賽特柯、前場人物

克拉斯柯娃 （自林中跑上）啊哈——原来如此！磨坊老
板，别让步！

总管 别多嘴！

克拉斯柯娃 我偏要，若是有必要，我还帮一手呢。（对
村夫們）你們，你們难道是来砍菩提树的。不害怕嗎？

陪臣 （讥諷地）怕什么！大概是怕显灵吧！到磨坊去找
老巫婆好啦，好去看看神迹奇事。（抽劍）跟我来！

总管 上去！一点不用怕，全沒那么回事。

磨坊主 （手持斧头，跨前一步，对着他們）回去！

这当儿天黑暗下来，然而老菩提树的枝叶上突然放出光来，一閃一閃的。树頂上响着庄严的音乐，象是远处飘来的管风琴声。

村夫們 （开始向右面逃竄。）

陪臣
总管 } （如遇雷殛，仓惶向右退去。）

克拉斯柯娃
克拉賽克
齐瑪
賽特柯 } （跪下。）

磨坊主 （依然跨前一步站着，手持斧头。）

薩依切克 （站在菩提树旁边，欣喜欲狂。）

勃拉哈 （在菩提树下跪倒。）

菩提树枝幹分开了，哈妮契卡走出。

哈妮契卡 你回来了！找到我了！

磨坊主　我的目光模糊了，迷失了方向。可是我重新得到了你。哈妮契卡，我的灵魂，我的力量！

薩依切克　（激动地）百里香！

（这时，高处响起男子的歌声）

在世世代代的反抗中
坚貞的护身，力量的源泉是家族之风。
它包含着祖辈的劳作和美梦，
神圣的傳統和已往的斗爭。

第七場

郡主、老侚提着磨坊主的灯籠、侍女、前場人物除村夫

郡主　（自左面的树林上。）

菩提树上的光亮消失了，歌声隐沒。

陪臣　（頹然。）

总管　（手足无措，想迎上去，但又不敢。）

郡主　（对总管和陪臣）我如今明白了，了解了，你們应該知道却沒有知道的是什么，或許，你們明明知道，但横加破坏。这棵树，因为人民对它的感情、尊敬和忠誠，已經是神圣的了。今后誰要出于恶意，就碰也休想碰它！你們剛才想干的是横行霸道，你們这样地侍奉我很不好。（对磨坊主，指着菩提树）这是您的权利，仍旧是您的。您对它表現了忠誠。不过，您剛才不

相信我。（从侍手里取过灯籠）瞧，我打碎这盏灯，这也就永远解除了您的劳役，因此，事实是我对这些詭計一无所知。（把灯籠擲在地上，灯碎了。）

磨坊主　現在我相信了，郡主夫人。我将銘感在心。

郡主　（苦笑）您有自己的幸福——

磨坊主　（拉着哈妮契卡的手）是的，只有跟哈妮契卡在一起我才会幸福。

薩依切克　（深深地鞠躬，胆怯地走上前去）殿下——

郡主夫人　这大概是——

磨坊主　这是助理教师。

薩依切克　（插口）助理教师，对不起，或者，一句話，是两所学校的助手，这是說我曾經是，但是現在已經不是了。这位总管先生把我給免了——

郡主　这样好让您到城里去当教师。我曉得您的請求书。

薩依切克　上帝啊！

郡主　您明天馬上就可以去上任。

薩依切克　啊，殿下！（忽然記起）还有卡薩呆——

郡主　等我哪天再来的时候演吧。（对总管）从这条路能上爵府嗎？（指指左面后部。）

总管　稟大人，是的，这条路，这里。

郡主　（对他和陪臣）你們先走，我随后就从这条路来。

总管　（向左面前方下。）

陪臣　（跟在他背后，阴郁地自語）可是沒有达斐士。

郡主　（对磨坊主和哈妮契卡）再見吧！　你們現在可太平了。

（一面走下）我如今从短暂的梦中重回到金色的无聊中去了。（在陪臣后面下。）

侍从}
侍女}（跟在郡主后面下。）

第八場

磨坊主、哈妮契卡、勃拉哈、克拉賽克、克拉斯柯娃、賽特柯、齐瑪、薩依切克

薩依切克　（快乐地爆发）我的天啊！道妮契卡，結婚！結婚！我当了圣乐队队长！

勃拉哈　剛才您可算得上个英雄哪。

哈妮契卡　（指着灯籠）玻璃的宮殿破碎了，童話結束了。（对磨坊主）可是你不用再服役了，菩提树依然无恙。

磨坊主　而且有你跟我在一起。（对菩提树）上帝祝福你！直到此刻我还听得見它的歌声，永远听得見。

哈妮契卡　（懂事地）姥姥还着急地等着呢。

磨坊主　咱們走吧！（摟着哈妮契卡的腰走下，回身对菩提树）上帝祝福你，永远屹立！

哈妮契卡　（与他同下。）

克拉斯柯娃　（朝总管走下的方向威胁）这下子枪兵总好給人

太平啦。

勃拉哈　（一面跟在磨坊主后面走下）可是水鬼那个家伙可怎么办呢——

齐瑪　不是吹，我說——

克拉賽克　它不会再回来啦。

克拉斯柯娃　要是回来，我把它的眼珠子給掏出来。

賽特柯　这个我相信，可是紙牌呢，紙牌——

克拉斯柯娃　（脫口而出）我給丢了，跟水鬼打架的时候。

克拉賽克　天啊，这眞是可惜，她因为心疼我啦，所以老拿紙牌——

克拉斯柯娃　你給我走吧——（下。）

薩依切克　喂，朋友們，咱們上磨坊演奏卡薩采去。（从右下。）

齐瑪
賽特柯　}（隨下。）

克拉賽克　然后給咱們孩子他媽演！

隨众人从右下。

——剧終

譯后記

阿洛依斯·伊拉塞克(1851—1930)是捷克偉大的作家之一。在捷克文学作品中，除了聶姆曹娃的«外祖母»之外，人們閱讀得最多的是伊拉塞克的作品。在捷克斯洛伐克,沒有一个角落不知道伊拉塞克的名字;沒有一个图书館不將他的作品摆在重要地位。他所創造的人物,描繪的事件和地点,都成了讀者生活的一部分;人們讀着这些故事，就好象在回溯不久以前的往事。伊拉塞克作品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它們直接影响着民族的历史。千千万万的讀者受到他的作品如此深刻的感染，等到时机成熟，他所播下的种子就会发芽，产生的不仅是意志，而且是行动，把他在作品里生动地描繪着的民族奋斗的最高理想变为现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如此，在希特勒侵占时期也是如此。

伊拉塞克于一八五一年生在波希米亚东北部的赫洛諾夫，父亲原是个織布工人。伊拉塞克在少年时候就对民間詩歌和民族傳說有很大的兴趣。他的平民出身和他对故乡的无限热爱，使他深刻地了解了人民的生活，并

且汲取了人民的智慧、人民的健康淳朴的感情以及人民的純粹捷克性格和民主主义精神。

他的故乡赫洛諾夫，是处在偏僻而貧困的山区中的一个小城市，它对作家的創作活动有很大的意义。年輕的伊拉塞克每日耳聞目睹的尽是織布工人及农民的极端貧困生活和艰苦斗爭的事实，这些教育了这位現实主义艺术家。同时，赫洛諾夫对于伊拉塞克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产生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是个边陲之地，德国是近邻，普魯士曾多次侵犯波希米亚。伊拉塞克幼时的亲身經历，他在德国学校里所受到的歧視，和他的民族自尊心的被損伤，这些都加强了他的爱国感情。

伊拉塞克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对繪画和文学同样爱好，这曾經使他久久地犹豫在两者的抉擇之間。中学毕业后，他选定历史教师作为自己的終身职业。于是他进了布拉格大学，攻讀历史。在大学里他結識了很多著名的捷克艺术家、詩人和美术家。大学毕业后不久，伊拉塞克来到里多梅什当中学教师，这是位于波希米亚东部、向来有高尙的爱国主义傳統的美丽的城市。它的气氛与赫洛諾夫那个偏僻的山城截然不同。这里的古迹遺址，这里的小城市生活，都深深地吸引着他，喚起他的創作灵感。他的名作《山城軼事》(包括《哲学生的故事》，《在雷基什家》，《在古老的邮政局》等)就是在这里写成的。八十年代末，伊拉塞克由里多梅什迁居布拉格，其后終身

居住在布拉格，只在晚年退休后，才間或到他热爱的故乡赫洛諾夫去小住。

伊拉塞克最初登上捷克文坛是以詩人姿态出現的。从他的詩作里，我們已能看到他是一个偉大的現实主义艺术家。他的詩写出了他对故乡、对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以及对自己民族艰苦而光輝的过去的热爱。

伊拉塞克最重要的文学創作是散文，即他的短篇和长篇小說。他是写历史小說的大家。九十年代起，他开始写他最偉大的历史小說。这些历史小說集中在捷克历史的两个最著名的时期：胡斯运动时期和民族复兴时期。在胡斯运动中，伊拉塞克瞻望到的是偉大的人民革命运动。关于这个运动他写过长篇小說《在激流中》、《反对一切》、《友爱》及《胡斯派国王》等，并且写了三部曲的剧本《楊·胡斯》、《楊·謝日卡》和《楊·罗哈奇》。

关于捷克历史的另一个偉大时期，民族复兴时期，他写了长篇小說《弗·勒·維克》和《在我們的国土上》。

此外，伊拉塞克的历史小說尚有《暗无天日》、《悬崖》、《还我自由》等等。

伊拉塞克也写了好些戏剧作品。除了上述的胡斯运动三部曲外，尚有以农村生活为題材的《伏侬那尔卡》和《父亲》等。

神話剧《灯籠》是伊拉塞克最著名也是最受人民歡迎的作品之一。它和狄尔的《吹风笛的人》同是捷克两个最

好的神話剧。

伊拉塞克全部作品的基本思想内容是他对人民、对进步的民主主义的热爱，和从而产生的对痛苦的被压迫人民的深刻同情，对貴族、压迫者和祖国叛徒的无限仇恨。伊拉塞克的乐观主义精神的源泉，在于他对人民力量的信念。他的幽默感也是从人民中間来的。

捷克斯洛伐克当代杰出的历史家、文学和艺术理論家尼耶德利称伊拉塞克为"捷克人民的編年史家"；說他"永远忠于这一阶层，人民的阶层"。还說"在这个阶层里他甚至于感到了民族的核心力量。他把自己的全部艺术献給了他們，仅仅献給他們。这是他的文学作品的主要意义，实际上也是他的文学作品的民族意义。我們只消看一看，伊拉塞克作品里的主角是什么人。他作品里的主角从来不是单独的、突出的个人，而永远是眞正的人民，是群众，广大的群众。而且，他們也从来不是有权势的統治者，而总是受压迫的、貧苦的、斗爭着的人民"。

关于神話剧《灯籠》的体裁，捷克斯洛伐克当代文学理論家楊·柯倍茨基曾作过比較深刻的分析。他說："一个作家和現实的正确关系并不是他与表面事实的关系問題，最主要的在于这个戏剧家怎样正确、深刻地滲透事物的本質，理解它的法則。現实主义沒有任何体裁和风格的限制。任何一个作品，只要它把握住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法則就是一个現实主义的作品，即使采用的方式是

詩剧，是童話，是詩的象征，是一个眞正的戏剧詩人的創造性的幻想所能够用来写成詩或用来創作的一切东西。”

“《灯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剧的神話性是它所描繪的現实生活中合法的一部分。剧中出現的所謂‘超自然的生灵’是与十八世紀下半叶人民的世界观和心理状态相协調的，但是，剧中描写的这些生灵并不象可怖的鬼怪或是‘另一个世界’里的幽灵——两个水鬼都是活生生的、自然的，他們是人民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他們才和这个世界这样密切地合而为一了。他們有人的面貌、人的心理。尤其重要的是：他們有捷克人民的面貌。怎么会不是呢——他們不正是捷克人民的产物嗎？因此，《灯籠》的神話性并不妨害它的現实性，而是給它以独有的特征——証明現实主义戏剧不必仅是現实生活的直接反映，它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方式，通过这些方式，一个戏剧家才能尽力去认識生活的眞实。”

伊拉塞克的著作不但受到本国人民的欢迎，同时也受到很多国家人民的欢迎。在苏联就曾大量地翻譯出版了他的作品。

譯者 1957年5月22日于北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灯笼
作者＝伊拉塞克著　杨乐云　孙柔译
页数＝１３６
ＳＳ号＝１１７６４０４８
出版日期＝１９５９年０２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正文